

「支微入虞」與現代方言*

鄭 偉

上海師範大學

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 研究院

運用方言比較、層次分析和類型學的方法，結合漢語語音史，本文全面討論了《切韻》以後蟹止攝合口字與虞韻同韻，即所謂「支微入虞」的現象。具體論題涉及：(1) 支微入虞廣泛分布於吳、徽、通泰、贛、客、老湘、閩北、晉等大方言，其他官話、新湘、閩中、閩東等方言也有零星的表現。(2) 該音變在轄字韻類按「止合三（支脂微）→蟹合三四（祭廢齊）→蟹合一（灰泰）」的相對次序推進；聲母類型上按「喉、舌尖前/舌面/翹舌/舌葉→舌尖中→舌根→唇」的調音部位漸次推進。(3) 除了個別贛、閩北方言，該音變在各方言中都是由內部結構性變化造成的白讀音。(4) 該音變的性質及過程因韻類而異：止合三、蟹合三四為 *iuei > iui > iu > y（丟失韻尾），蟹合一為 *uei > yei > yi > y（韻尾對介音的「隔音同化」），後者只在 [y] 階段併入虞韻，前者可在 [iu]、[y] 兩個階段入虞，這也是蟹合一最後入虞的原因之一。(5) 該音變在某種程度上可作為觀察方言關係的「晚期性條件」，但入虞的不同韻類在判定上有不同的效果。

關鍵詞：支微入虞，共時類型，歷時蘊涵，音變性質，現代方言，漢語語音史

《切韻》蟹合一灰 *ɔi、泰 *uai，蟹合三祭 *iuei、四齊 *uei 和止合三支 *iue、脂 *iuei、微 *iuəi 諸韻，¹ 到了《中原音韻》都歸入「齊微韻」[*uei]（楊耐思 1981:100-102）。止蟹攝合口的支脂微祭齊諸韻在《切韻》時代本帶有合口介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多方意見，並提供相關材料，使文中錯誤和疏漏得以減少；修改過程中曾與王爲民博士多有討論，獲益不少，特此深致謝忱。若有任何謬誤，則應由作者負責。本文的寫作獲上海市教委 2011 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工程」公派留學基金和上海市重點學科 (S30402) 的資助，修改工作是作者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學系訪問期間完成的，對於該系所提供的便利條件和余靄芹教授的支持和幫助，也一併致謝。

¹ 本文的中古擬音主要參考了李新魁 (1991:118-119)。

音 [iu]，到了《中原音韻》時代，這些韻都和蟹合一灰、泰韻字合併為「齊微韻」，這說明在元代之前《中原》的基礎方言裡，由於介音 [i] 與韻尾 [i] 之間的異化作用，² 介音 [i] 已經失落。³ 這些中古韻類在現代方言裡都不同程度地讀作撮口韻 [y]，當然更準確的提法是與虞韻字合併，因為有些方言中的該類層次也可能是 [yε]、[i]、[y]、[yεi] 之類的音值。學界習慣將其稱作「支微入魚」，因為魚韻字在大多數方言其主元音也是讀 [y]，但這只是個粗略且不甚準確的概括，因為並非只有支、微韻的合口字會讀如魚韻；另外，眾多南方方言的魚、虞韻不分讀 [y]（來自北方型的 [*iu]），但仍有魚韻讀開口韻的魚虞有別層，而虞韻讀作 [y] 以外的白讀音的情形相對少些。⁴ 王洪君 (2006:82) 也特別指出，蘇州（其他吳語亦同）止合三白讀特點為：止合三的白讀 [y] 韵與「魚虞分立」層上的虞韻同韻，並且與魚韻白讀不同。因此，出於這種考慮，下文將這種音變叫做「支微入虞」。

張琨先生 (1985:246) 較早指出，吳語的 [y] 韵母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遇攝魚虞韻見系聲母字（居拘），另一個就是止攝合口見系等聲母字（龜鬼櫃貴），蟹攝齊韻合口見母「桂」字在溫州、平陽也讀 [y]。止攝合口知系聲母字（追錘）章系聲母字（吹水）精系聲母字（嘴）在吳語方言中有三種讀法。一種是讀 [tçy]（如溫嶺、武義、金華、平陽等）。第二種是讀 [tsɿ]（如無錫、常熟），或者是失去翹舌色彩的 [tsɿ]（如蘇州、常州、寧波等）。第三種是讀 [tsɿ]（如上海、海門、崇明、嘉定、松江、溫州等）。本文主要關注第一種情形，即蟹止攝合口入虞的 [tçy] 類讀音的分布及其特點。

1. 支微入虞在現代方言中的表現

1.1 吳方言

先看北部吳語。該片吳語蟹止攝合口字讀入虞韻的整體特點為：(a) 止合三支脂微韻在各方言普遍有 [y] 韵白讀；(b) 蟹合三祭韻讀 [y] 的方言較少，如個別例

² 中古支韻雖無 [i] 韵尾，但其主元音為較前較高的 [e]，兩者特徵接近，因此也會發生異化。

³ 音韻學界對《切韻》時代四等韻是否具有 [i] 介音仍有不同意見：高本漢、王力、李方桂、周法高、董同龢、丁邦新、劉廣和、尉遲治平等先生主張有 [i] 介音；陸志韋、李榮、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邵榮芬、鄭張尚芳、潘悟雲等先生則認為《切韻》四等韻不具有 [i] 介音。不過，中古漢語後期即韻圖時代四等韻帶 [i] 介音是無疑的，所以說蟹合四齊韻到了韻圖時代也應有 [i] 介音，並開始和蟹止合三字同變。

⁴ 南部吳語、閩語等若干保守的方言也會有一些例外，可參看鄭偉 (2011)。

字「脆歲」等；(c) 蟹合四齊韻⁵ 和蟹合一灰、泰韻在北部吳語沒有 [y] 韵白讀；(d) 聲母類型上，支微入虞層的字包括銳音系 (acute) 的舌尖前音 [ts tsh s]、舌面音 [tç tch dz ç z n] 和鈍音系 (grave) 的舌根音 [k g]、喉音 [θ f]。⁶ 海門、崇明等找不到支微入虞的跡象，丹陽、靖江的支韻合口字大部分讀 [ye]，比較特別。此外，就太湖片各小片的方言來說，該演變的轄字也有些明顯的差別。下面具體論之。

一、支韻合口字「嘴髓跪餒」⁷ 吹蕊」等讀入虞韻，精、章、見、影組字皆有。在地理分布上，大致的情形是：

(a) 毗陵小片的方言「嘴髓」(精組)、「吹」(章組) 和「喂」(影組) 等字普遍讀 [y]，其他例字則否，如啓東呂四、常州、溧陽、宜興、丹陽等。其中啓東呂四讀 [y] 的蟹止攝三四等合口字非常豐富，其中支韻合口字包括（盧今元 2007:60）：嘴 tçy³ | 隨 zy² | 虧~得：幸虧 tch¹y | 謾⁸~牙齒：換乳牙 cy³ | 喂 y⁵。啓東四甲（鮑明輝、王均 2002:226）讀 [y] 的支韻合口字有「隨嘴謔喂」幾個。

(b) 其他小片（蘇滬嘉、苕溪、臨紹、杭州）的北部吳語，以見組「跪」字讀 [y] 為常，少數方言「虧」、「蕊」(日母) 也有主元音讀撮口的。至於精、章組「嘴髓吹」在這些方言則多數發生了 tsy > tsq > tsɿ 的變化，有別於「跪虧喂」等的白讀 [y]。

⁵ 齊韻合口在現代北部吳語沒有 [y] 韵白讀，可能是因為該韻常用字較少，事出偶然；同時，也有可能是早期吳語的齊韻合口字也會有過讀入虞韻的階段，只不過因為北部吳語受官話的影響而被 [uei] 類讀音覆蓋掉了。從下文的所列南部吳語的材料來看，「齊合入虞」顯然是吳語的一個重要的音韻特徵，因此第二種設想可能性更大。

⁶ 暫時不考慮語音學層面的細節的話，[θ f] 實際上分別代表了一般意義上的零聲母字，分別出現於陰調類和陽調類。

⁷ 《廣韻·真韻》：「餒，餒飯也。」後來寫作「喂」字。

⁸ 《廣韻·真韻》：「男八歲女七歲而謔齒。」亦即換乳牙的意思。

〈表 1〉北部吳語支韻合口讀 [y] 的轄字和代表方言⁹

嘴精	髓心	吹章	蕊日	喂影	虧溪	跪群	代表方言
tçy ³	çy ³	tçhy ¹		y ⁵			溧陽 宜興
tçy ³	çy ³			y ⁵			呂四 常州
tçyz ³				yz ⁵			丹陽
	tshy ¹	ny ⁶		y ⁵	tçhy ¹	dzy ⁶	寧波 (毀 çy ³)
		ny ⁶		y ⁵	tçhy ¹	dzy ⁶	蘇州 松江 嘉善
				y ⁵	tçhy ¹	dzy ⁶	上海 蕭山
		ny ⁴		y ⁵		dzy ⁶	定海 ¹⁰
		ny ⁴			tçhy ¹	dzy ⁶	紹興
sy ³				y ⁵	tçhy ¹	dzy ⁶	嘉定 川沙 (毀 çy ³ ~牙齒：小兒換牙)
çy ³				y ⁵	tçhy ¹	dzy ⁶	常熟 嘉興
					tçhy ¹	dzy ⁶	長樂
				y ⁵	tçhy ¹	dzy ⁶	海鹽 周浦 昆山 盛澤 平湖 余姚
				y ⁵		dzy ⁶	無錫
						dzy ⁶	鄞縣 象山 海寧
						gy ⁶	寧海

二、脂韻合口字讀入虞韻主要包括「醉雖穗屎」¹¹「龜馗樞」等字。其中有脂合三精組字讀 [y] 的方言很少，主要見於毗陵小片的個別方言（如丹陽）。啓東四甲、呂四兩個方言讀 [y] 的脂韻合口字很多。四甲除了下表所列的「醉雖穗屎」，還包括：遂隧道 zy⁶ | 綏葵 çy¹ | 錐 tçy¹ | 翠 tçhy⁵。呂四除了「雖穗屎」，還有：翠~色 tçhy⁵ | 錐~鑽子 tçy¹ | 遂順~隧道 zy⁶。知、章組「槌水」讀 [y] 韻的也只見於毗

⁹ 北部吳語的語料來源：啓東呂四（盧今元 2007），啓東四甲（鮑明煒、王均 2002），宜興（葉祥苓、郭宗俊 1991），無錫（曹曉燕 2003），常州、常熟（個人調查），蘇州（葉祥苓 1988a），溧陽、丹陽、昆山、寶山周浦、吳江盛澤、嵊縣太平、諸暨、余姚（錢乃榮 1992），上海（許寶華、湯珍珠 1988），松江（張源潛 2003），嘉定（湯珍珠、陳忠敏 1993），川沙（石汝杰 1985），嘉興（俞光中 1988），蕭山（張潔 1997），嵊縣長樂（錢曾怡 2003），嘉善（徐越 2005），桐廬（桐廬縣志編委會 1992），定海（方松熹 1993），鄞縣（陳忠敏 1990），平湖、海寧、新昌、象山、鎮海、寧海（傅國通等 1960 年代未刊之調查字表）。

¹⁰ 方松熹(1993:53)未寫出「蕊（～頭：花蕾）」、「喂（～飯）」的本字，通過與其他方言的比較，可知其本字是可以確定的。

¹¹ 宋戴侗《六書故》「尿」有息遺切的讀音，這個脂韻合口的讀法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很廣。以《漢語方音字彙》（北京大學 2003:193）所錄的方言為例：北京、濟南 sue¹ | 武漢 sei¹ | 合肥 se¹ | 揚州 suəi¹ | 蘇州 sq¹ | 溫州 sɿ¹。不少吳語也有該讀音，因此會出現撮口化為 [y] 的演變。

陵小片吳語。其他小片吳語讀 [y] 的脂韻合口字主要是見組的「龜馗櫃」。根據耿振生 (1993:210) 對《荆音韻匯》的考察，十八世紀的宜興方言讀 [y] 的止合三字還有「崇綏」等字。海門、長興、德清等的脂韻合口字「龜櫃」讀 [tɕi]，相信是來自早期 [tɕy] 的非圓唇化，因為這些方言的魚虞韻字也讀 [i]。例如海門：女 ni⁴ | 驢 li² | 取 tɕhi³ | 徐 zi² | 居 tɕi¹ | 句 tɕy⁵ | 去文 tɕhi⁵；長興、德清：女 ni³ | 呂 li³ | 許 ci³ | 鋸文 tɕi⁵ | 鬚 ci¹。

〈表 2〉北部吳語脂韻合口讀 [y] 的轄字和代表方言

醉精	雖心	穗都	尿心	水禪	龜見	櫃群	馗群	代表方言
	çy ¹	zy ⁶	çy ¹					呂四
tçy ⁵	çy ¹	zy ⁶	çy ¹					四甲
		dzy ⁶	çy ¹	çy ³		dzy ⁶		宜興（槌 dzy ² ）
tçyz ⁵	çyz ¹							丹陽
		dzy ⁶		çy ³				江陰
		zy ⁶		çy ³				溧陽（槌 dzy ² ）
			çy ¹					常州（萎 çy ¹ ）
				tçy ¹				嘉興 海鹽 海寧 定海 象山
				ky ¹				寧海
				tçy ¹	dzy ⁶			長樂 寧波
				tçy ¹	dzy ⁶	dzy ²		蘇州 上海 松江 紹興 川沙 海鹽 余姚 諸暨 平湖 新昌 昆山 周浦 盛澤 鎮海 奉化
				tçy ¹	dzy ⁶			常熟 嘉定 嘉善 蕭山

三、微韻合口字和虞韻同韻在北部吳語多集中於「鬼貴圍緯」等見系字，不少方言「歸」字也讀 tçy¹。毗陵小片吳語只以喉音聲母「圍緯」讀 [y] 為常。有些方言 [y] 已變作 [i]，如海門（鬼舉 tɕi³ | 貴句 tɕi⁵ | 围緯于餘 fi²），湖州、桐鄉、長興（鬼舉 tɕi³ | 貴句 tɕi⁵）。呂四「飛」讀 çy¹，平湖「榧~子」讀 çy³，是微韻非組字讀 [y] 的個別例子，其形成原因想必與該方言中的聲母變化 f > xu 不無關係。張光宇 (1996:27) 曾經指出，這種現象還見於山東、山西和浙江等地的方

言，例如「飛」字肥城、梁山、淳安讀 cy^1 ；「肥」字肥城、梁山、淳安讀 cy^2 ¹²。客贛方言也可見其例，如蓮花：匪 cy^3 | 肥 cy^2 | 費 cy^5 （見下文）。

〈表 3〉北部吳語微韻合口讀 [y] 的轄字和代表方言

歸見	鬼見	貴見	圍云	緯云	代表方言
			fy^2		宜興
				y^2	桐廬
			fy^2	fy^2	呂四（蝟刺~ y^6 ）常州 漂陽 川沙
	tcy^3				長樂
	tcy^3	tcy^5			丹陽 ¹³ 鄭縣 諸暨 新昌 盛澤 海寧
tcy^1	tcy^3	tcy^5	fy^2	fy^2	蘇州 ¹⁴ 松江 紹興 海鹽
	tcy^3	tcy^5	fy^2	fy^2	無錫 常熟 上海 嘉興
tcy^1	tcy^3	tcy^5	fy^2		蕭山 周浦 平湖
tcy^1	tcy^3	tcy^5			定海 奉化 鎮海 象山
	tcy^3	tcy^5	fy^2		嘉定 寧波 昆山 余姚 太平 寧海
tcy^1	tcy^3	tcy^5	fy^2	fy^2	嘉善

四、祭韻合口在北部吳語裡讀入虞韻的方言及例字並不多。「脆歲」讀 [y] 的方言主要是毗陵小片吳語。其他小片的吳語「鱖」讀作 [y]。例如：

〈表 4〉北部吳語祭韻合口讀 [y] 的轄字和代表方言

脆清	歲心	鱖見	代表方言
tchy^5	cy^5		丹陽 呂四 四甲 ¹⁵
	cy^5		溧陽 寧波
		tcy^5	蘇州 嘉定 松江 海鹽 常熟 嘉興 嘉善 平湖 海寧
		ky^5	寧海

¹² 黝縣徽語「榧（香～）」字讀 cyei^3 ，也是和魚虞韻合韻的層次（平田昌司 1998:114）。

¹³ 錢乃榮（1992）將丹陽的「鬼貴」記作 [yz] 韻，以表明其元音的摩擦性很強。

¹⁴ 《蘇州同音常用字彙》有「歸（接大～）」讀 tcy^1 的例字（丁邦新 2003:72）。

¹⁵ 《南通地區方言研究》（鮑明輝、王均 2002）成於眾手，個別材料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如四甲方言「稅」在該書第四章「南通方言字音對照表」中記作 cy^5 （291 頁），但在前面第三章「同音字彙」卻只記錄了 cye^5 （230 頁）的讀音。

五、齊韻合口字在北部吳語沒有入虞韻的可靠記錄。¹⁶ 明代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卷四》說：「吾昆山，吳淞江南，以『歸』呼入虞字韻。」僅此一例，並未談及其他韻攝是否有跟虞韻字同韻的現象，此點說明支微入虞在吳語裡至少已有近六百年的歷史，¹⁷ 但並不能由此認定支微入虞在整個吳語中的全貌。明末馮夢龍(1574-1646)所輯《山歌》代表早期蘇州方言，其中有：虧叶區(卷2·推)、歸俗音居(卷7·咒罵)、蕊俗音女(卷4·姑嫂)(古屋昭弘 1982:74)，也只涉及到了支、微兩韻和魚虞韻的合併。

接下來看南部吳語。《浙江吳語分區》(傅國通等 1985:41-44)列舉了支合三「吹嘴跪」、脂合三「龜誰水」在 36 個北部吳語(包括臨海、天台、仙居、黃岩、溫嶺等 5 個台州片方言)和 36 個南部吳語(包括建德、壽昌、淳安等 3 個嚴州片方言)裡的讀音，由此可以觀察支微入虞在浙江吳語裡的概貌。從支微入虞的所轄韻類來看，可將南部吳語劃為以下幾個類型：¹⁸

一、支脂微祭齊合口字歸虞韻，包括縉雲、雲和、廣豐、樂清、平陽、溫州、¹⁹ 瑞安(陶山)、蒼南、浦城等。如縉雲 [y]：跪詭虧委為(支韻)；龜軌癸葵穗位(脂韻)；鬼貴謂圍(微韻)；鱖(祭韻)；桂畦蕙慧(齊韻)。瑞安則包括：規嘴偽危為委喂(支韻)；龜追軌愧季葵槌錘櫃維惟(脂韻)；鬼貴圍違胃謂(微韻)；衛(祭韻)；桂蕙慧(齊韻)。溫州、樂清的轄字更加豐富，如樂清支韻：隋隨 zy² | 瑞~安 zy⁶ | 規圓~tçy¹ | 嘴詭 tçy³ | 吹炊 tçhy¹ | 垂 dzy² | 跪 dzy⁴ | 危 ny² | 偽蕊 ny⁶ | 麽 cy¹ | 毀 ey³ | 爲作~zy² | 爲~什麼 zy⁶ | 萎 y¹ | 委 y³ | 喂 y⁵；脂韻：雖綏尿自 sy¹ | 誰 zy² | 追龜錐 tçy¹ | 軌癸 tçy³ | 醉自季愧 tçy⁵ | 葵達錘槌 dzy² | 穩櫃墜 dzy⁶ | 維惟 zy² | 唯 zy⁴；微韻：歸當~tçy¹ | 鬼 tçy³ | 貴 tçy⁵ | 輳揮 cy¹ | 謂 ey⁵ | 圍違 zy² | 偉葦 zy⁴ | 胃謂蝟緯 zy⁶ | 慰 y⁵；祭韻：歲稅 sy⁵ | 衛 zy⁶；齊韻：圭閨 tçy¹ | 惠慧 zy⁶。

二、支脂微齊合口字歸虞韻，如東陽、松陽、文成等。其中東陽與 [y] 對應

¹⁶ 葉祥苓(1988b:22)在討論蘇州方言的文白異讀時提到「桂(～皮)」字白讀為 tçy⁵，但《蘇州方言志》(葉祥苓 1988a)並未提及。筆者查閱了其他蘇州話的材料，也沒有找到「桂」讀 [y] 的記錄，遂今不取。

¹⁷ 張光宇(1993:166)曾引清康熙《嘉定縣志》的材料說明該音韻現象至少已有三百年的歷史，雖然所舉文獻年代偏晚，但張先生也同時指出，「有理由相信三百年是一個保守估計」。

¹⁸ 南部吳語的語料來源：金華(曹志耘 1996)，衢州(錢乃榮 1992)，永康(傅國通 1990)，湯溪、磐安、文成(曹志耘 2002)，蘭溪、東陽(秋谷裕幸等 2002)，義烏(方松熹 2000)，武義(傅國通 1990)，常山、龍游、開化、雲和、慶元(曹志耘等 2000)，江山、廣豐(秋谷裕幸 2001)，縉雲(太田齋 2004)，麗水(謝雲飛 1991)，松陽(謝雲飛 1994)，平陽(陳承融 1979)，樂清(蔡嶸 1999)，溫州(鄭張尚芳 2008)、瑞安陶山、蒼南(顏逸明 2000)，浦城(樞口靖 1991)。

¹⁹ 據鄭張尚芳(2008:62)，溫州城區西南「居龜資」讀 [tsj]，東南「居龜」讀 [tsy]。

的是 [iɛ]，例字及讀音如下：跪 dʒiɛ⁴ | 毀～牙：換牙 ciɛ³ | 櫃 dʒiɛ⁶ | 歸 tɕiɛ¹ | 詭鬼 tɕiɛ³ | 貴 tɕiɛ⁵ | 圍畦～背：壘 fiɛ²。松陽讀 [y] 的例字包括：吹炊垂蕊隨隋爲跪委萎瑞睡（支韻）；季葵槌錘誰維惟雖墜櫃水位（脂韻）；貴（微韻）；桂（齊韻）。文成讀 [y] 的例字有：嘴吹跪（支韻） | 醉追槌龜櫃位（脂韻）；鬼貴圍（微韻）；桂（齊韻）。

三、支脂微祭合口字歸虞韻，如：磐安、武義。其中磐安的例字及讀音有：支韻：吹 tʃhy¹ | 跪 dʒy⁴；脂韻：醉 tʃy⁵ | 尿 jy¹ | 槌 dʒy² | 水 jy³ | 櫃 dʒy⁶ | 位 y⁶；微韻：歸 tɕy¹ | 鬼 tɕy³ | 貴 tɕy⁵ | 圍 y²；祭韻：歲稅 jy⁵。武義讀 [y] 的字包括：嘴吹炊跪睡隨垂瑞（支韻） | 龜醉翠錘槌誰穗遂葵櫃位（脂韻） | 圍（微韻） | 脆歲銳衛（祭韻）。

四、支脂微合口字歸虞韻。如：金華（吹 | 水櫃 | 鬼圍）、永康（蕊 | 龜櫃 | 貴）、義烏（嘴吹垂跪蕊 | 龜槌錘 | 歸鬼貴）、湯溪、龍游（跪櫃歸圍）、常山（嘴吹炊虧跪垂 | 葵尿水位 | 貴圍）、開化（嘴吹炊虧跪 | 水 | 貴）、江山（嘴吹炊跪 | 水季墜 | 圍）。其中湯溪的支脂微合口字和魚虞韻字都讀 [i]：吹 tɕhi¹ | 跪 dʒi⁴ | 槌 dʒi² | 龜 tɕi¹ | 櫃 dʒi¹¹¹³ | 貴 tɕi⁵ | 圍 i² | 書 ci¹ | 魚ni² | 句 tɕi⁵ | 雨 i⁴，說明其來自早期的 [y]。

五、支微合口字歸虞韻，如蘭溪：跪蕊毀（支韻）；圍（微韻）。²⁰

六、支脂祭齊合口字歸虞韻。如麗水：吹炊（支韻）；季櫃遂位醉墜槌²¹追龜（脂韻）；贅稅歲（祭韻）；桂（齊韻）。

七、支脂合口歸虞韻，如衢州：吹 tʃhui¹ | 水 ſui³ | 喂 y⁵。

有些方言的情形特別，下面單獨作些討論。

(1) 據曹志耘等 (2000:229, 233，秋谷裕幸調查)，慶元方言的韻母系統裡有 [y] 音位，而且 [y] 韵字除了兩個有音無字的，其餘 55 個字全部來自中古合口三等支脂微祭四韻，而不包含其他中古韻類的例字，包括魚虞韻。也就是說，慶元 [y] 韵並非所謂的支微入虞的層次，而是支脂微祭四韻合流後在本方言自身演變的結果。而該方言的 [ye] 韵，才是真正的支微入虞層，如脂韻：萎²²軟～：香菜 cye¹ | 穗 ye⁶；祭韻：贅 tçye⁵ | 歲稅 cye⁵；齊韻：閨圭 tçye¹ | 桂 tçye⁵ | 惠慧 ye⁶；魚虞韻：豬朱 tçye¹ | 箸具 tçye⁶ | 魚儒 nye² | 餘偷 ye²。玉山方言也有 6 個支脂韻合口字讀 [y]，同時也並非和魚虞同韻的層次，而且該方言並沒有真正的支微入虞的讀音層。

²⁰ 秋谷裕幸等 (2002:18) 未寫出「蕊、毀」的本字，今補出（該書 50 頁東陽「毀」亦是如此）。

²¹ 謝雲飛 (1991:354) 寫作「鎚」字。

²² 看起來似乎應以「茺萎」為是，「軟」恐怕只是個同音或近音字。

(2) 南部吳語的個別方言還出現了屬於止合三和虞韻的兩個合併層，如遂昌的 [y] 和 [yr]、浦城的 [y] 和 [ye]。據曹志耘等 (2000:174, 177)，遂昌 [y] 韻除了個別支開三（欺椅）、尤（佑）韻字，主要是魚虞韻字（14 字）、支脂微祭韻合口字（23 字）兩類。[yr] 韵除了 3 個脂祭韻合口字（稅歲萎）、1 個先韻字（前~年）、1 個尤韻字（帚）和 5 個寫不出本字的，其餘都是魚虞韻字。浦城（樞口靖 1991）支脂微祭齊五韻的大多數字讀 [y]，例不煩舉；少數字讀 [ye]，如：歲綴鱖（祭韻）；桂惠慧（齊韻）；髓隨規（支韻）；翠粹墜（脂韻）；魏（微韻）。該方言魚虞韻的讀音分化的情形則恰好相反，即大多數字讀 [ye] 韵，極少部分字讀 [y]，後者如：瀘慮於遇寓（魚虞韻）。

台州片吳語的語音特點介於北部吳語（太湖片）和南部吳語（金衢片、上麗片、甌江片）之間，可視為過渡帶方言。也有學者提議將台州地區的方言歸入太湖片（曹志耘 2002:4）。但是，支微入虞的變化卻與北部吳語迥異，該音變在台州片涉及蟹止攝合口支脂微祭齊五韻，而且轄字非常豐富。從這個角度來說，台州片方言更接近於南部吳語。下面以天台、臨海兩處方言為例。

(1) 天台方言（戴昭銘 2006:51-52）：

支韻：危舊讀 ny² | 蕊 ny⁴ | 僞舊讀 ny⁶ | 嘴 tcy³ | 體 cy³ | 隨垂 zy² | 睡 zy⁶ | 跪 gy⁶ | 毅舊讀 hy³ | 爲~什麼 fy⁶ | 喂 y⁵；脂韻：追錐 tcy¹ | 醉 tcy⁵ | 錘槌椎 dzy² | 繼墜 dzy⁶ | 雖綏尿萎 cy¹ | 水 cy³ | 遂 cy⁵ | 誰蕘 zy² | 遂隧道 zy⁶ | 龜 ky¹ | 達葵夔馗 gy² | 位 fy⁶；微韻：魏 ny⁶ | 歸 ky¹ | 鬼 ky³ | 貴 ky⁵ | 圍 fy² | 胃 fy⁶；祭韻：綴齷 tcy⁵ | 脆 tchy⁵ | 歲稅 cy⁵ | 穢舊讀 y⁵ | 衛~生棒：西式手杖 fy⁶；齊韻：桂 ky⁵ | 攜 fy² | 總²³ 惠慧 fy⁶。

(2) 臨海方言（黃曉東 2007:40）：

支韻：吹炊 tchy¹ | 隨髓 zy² | 睡垂瑞 zy⁶ | 跪 jy² | 恋花~：花骨朵 ny⁴ | 毅舊讀 cy³ | 爲行~偽 fy² | 爲介詞 fy⁶ | 僞 ny⁶ | 嘴 tcy³；脂韻：錘槌 dzy² | 雖尿 cy¹ | 水 cy³ | 遂 zy² | 龜 cy¹ | 軌 cy³ | 季 cy⁵ | 達葵 jy² | 唯維 fy² | 位 fy⁶；微韻：歸 cy¹ | 鬼 cy³ | 貴 cy⁵ | 魏 ny⁶ | 圍違 fy² | 胃 fy⁶；祭韻：歲稅 cy⁵ | 衛 fy⁶；齊韻：臍齷 zy² | 桂閨 cy⁵ | 惠慧 fy⁶。

以上對吳語裡支微入虞的類型作了詳細的分析。從共時平面來看，此種音變在整個吳語裡所涉及的韻類不外乎止合三（支脂微）和蟹合三四（祭齊），不包括蟹合一（灰泰）。聲母類型上則包括 [ts tsh s z]、[n l]、[tç tch dz ç z n]、[c ch þ ç n]、[tʃ tʃh dʒ ſ]、[k g]、[θ h f] 等。

²³ 《廣韻·齊韻》：「總，帳。又音歲。」

1.2 通泰方言

江蘇境內的江淮官話通泰片曾經是吳語的地盤，歷史上由於北方方言的影響，吳語大致退守至長江以南。與毗鄰的北部吳語相比，通泰方言有豐富的撮口化白讀，[y] 韻轄字和所涉中古聲母、韻母類別也與前者有所不同，其總體特點為：(1) 發生支微入虞的韻母來自中古蟹合一灰泰韻、支合三支脂微韻。(2) 發生支微入虞的例字來自中古端、泥、精、知、章組字，而唇牙喉聲母（幫、見、影組）字則不讀 [y]，例外是「喂」（影母）、「圍」（云母）二字在如皋、如東、泰興有 [y] 韵白讀。²⁴ 另外，根據我們的觀察，安徽境內的江淮官話雖然與通泰方言同屬一個大方言區，但卻似乎沒有明顯的支微入虞現象。從音值本身而論，形成支微入虞音變的聲母只有 [t th n l]、[tç tçh ç] 以及零聲母 [Ø]。例字如下（斜線前後分別為白、文讀，下文同此）：²⁵

〈表 5〉通泰方言蟹止攝合口舌齒音聲母字的讀音

		南通	如皋	海安	東台	泰州	姜堰
灰	堆	te ¹	ty ¹ /tuei ¹	tçy ¹	tçy ¹ /tuei ¹	ty ¹ /tuəi ¹	ty ¹ /tuəi ¹
	對	te ⁵	ty ⁵ /tuei ⁵	tçy ⁵ /tçyei ⁵	tçy ⁵ /tuei ⁵	ty ⁵ /tuəi ⁵	ty ⁵ /tuəi ⁵
	雷	le ²	ly ² /luei ²	ny ² /nuei ²	ny ²	ny ² /nuəi ²	ny ²
	內	ne ⁶	ny ¹ /nuei ¹	nuei ¹	ny ¹	nuəi ⁵	ny ⁵ /nuəi ⁵
	崔	tçhye ¹	tçhy ¹	tçhy ¹	tçhy ¹ /tçhyei ¹	tçhy ¹ /tshuəi ¹	tçhy ¹ /tshuəi ¹
	碎	çye ⁵	çy ⁵ /suei ⁵	çy ⁵	çy ⁵	çy ⁵ /suəi ⁵	çy ⁵ /suəi ⁵
泰	兌	the ⁵	ty ⁵ /tuei ⁵	tçy ⁵	thy ¹ /tçy ⁵	ty ⁵ /tuəi ⁵	ty ⁵ /tuəi ⁵
	最	tçye ⁵	tsuei ⁵	tçyei ⁵	tçy ⁵ /tçyei ⁵	tsuəi ⁵	tçy ⁵ /tçyei ⁵
祭	脆	tçhye ⁵	tçhy ⁵ /tshuei ⁵	tçhy ⁵	tçhy ⁵ /tçhyei ⁵	tçhy ⁵ /tshuəi ⁵	tçhy ⁵ /tçhyei ⁵
	稅	çye ⁵	suei ⁵	çyei ⁵	çy ⁵ /çyei ⁵	çy ⁵ /suəi ⁵	çy ⁵ /çyei ⁵
支	累	le ⁶	ly ¹ /luei ¹	nuei ¹	nuei ¹ /nuei ⁵	nuəi ⁵	ny ⁵ /nuəi ⁵
	嘴	tçjy ³	tçy ³ /tsuei ³	tçy ³	tçy ³ /tçyei ³	tçy ³ /tsuəi ³	tçy ³
	吹	tçhye ¹	tshuei ¹	tçhyei ¹	tçhy ¹ /tçhyei ¹	tshuəi ¹	tçhy ¹ /tçhyei ¹
	喂	jy ⁵ /ve ⁵	y ⁵ /vei ⁵	y ⁵ /vei ⁵	uei ⁵	vəi ⁵	vəi ⁵

²⁴ 顧黔 (2001:177-180) 曾經注意到通泰方言的支微入虞現象，並將方言裡的例字單獨列了出來。並指出，其來源不只止攝合口，還應加上蟹攝合口三四等（筆者按：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即該音變還包括了蟹攝合口一等灰、泰韻）。

²⁵ 通泰方言語料引自顧黔 (2001:206-209, 214, 242-252)。

	淚	le ⁶	ly ¹ /luei ¹	i ¹ /nuei ⁵	ny ⁵	nuəi ⁵	ny ⁵ /nuəi ⁵
脂	醉	tçy ⁵ /tçye ⁵	tçy ⁵ /tsuei ⁵	tçy ⁵ /tçyei ⁵	tçy ⁵	tçy ⁵ /tsuəi ⁵	tçy ⁵ /tçyei ⁵
	穗	tçhjy ⁶ /tçhye ⁶	tçhy ¹	tçhy ¹	tçhy ¹ /tçhyei ¹	tçhy ¹ /çy ¹	tçhy ¹ /çy ⁵
	追	tçye ¹	tsuei ¹	tçyei ¹	tçy ¹	tçy ¹	tçy ¹ /tçyei ¹
	錘	tçhye ²	tshuei ²	tçhyei ²	tçhy ²	tshuəi ²	tçhy ²
	錐	tçye ¹	tsuei ¹	tçyei ¹	tçy ¹	tçy ¹	tçy ¹ /tçyei ¹
	水	çye ³	suei ³	çyei ³	çy ³ /çyei ³	çy ³ /suəi ³	çy ³ /suəi ³
	微	və ²	y ² /vei ²	vei ²	uəi ²	vəi ²	vəi ²

1.3 徽方言

徽語和吳語不但地理上相鄰近，歷史上兩者關係尤為密切。至於嚴州方言，其性質目前尚未完全確定，但可以肯定，它與徽、吳方言可以相合（曹志耘 2002:7），下文將嚴州方言與徽語裡的支微入虞一併討論。²⁶ 就總體而言，徽語裡支微入虞的變化，韻類上包括了止合三支脂微、蟹合一灰韻和蟹合三四祭齊共六個韻類，而未見蟹合一泰韻與虞韻同韻。徽語的支微入虞和吳語相比，多出了一等灰韻，兩者並不完全一致。聲類上，中古的舌、齒、牙、喉音聲母字在徽語裡都有讀入虞韻的現象，具體的聲母輔音包括 [ts tsh s]、[ʃ]、[tç tçh ç n z]、[l] 和 [θ] 等。

一、黟縣的支微入虞層共涉及支脂微灰祭齊共六個韻，音值是 [yεi]，和多數漢語方言讀 [y] 不同，魚虞韻字也同樣讀 [yεi]。例如（括號內是與之同音的魚虞韻字）：

支韻：髓（許栩）syεi³ | 睡 syεi⁵ | 詭嘴（舉巨）tçyei³ | 虧（區蛆）tçhyei¹ | 隨隋（徐）tçhyei² | 跪（緒取）tçhyei³ | 危（魚虞）nyεi² | 蕊（與羽）yεi³；

脂韻：雖尿（需虛）syεi¹ | 穗 syεi⁶ | 誰 syεi² | 遂隧（具）tçhyei⁶ | 達馗葵 tçhyei² | 翠（去趣）tçhyei⁵ | 龜追錐（居俱）tçyei¹ | 軌檻 tçyei³ | 癸醉 tçyei⁵ | 墜 tçyei⁶；

微韻：樞²⁷ syεi³ | 歸 tçyei¹ | 鬼 tçyei³ | 貴（鋸句）tçyei⁵ | 尉慰謂蜎 yεi⁵ | 魏（禦寓）nyεi⁶；

祭韻：歲（絮）syεi⁵ | 脆 tçhyei⁵ | 銳 yεi⁵；

²⁶ 嚴州方言和徽語的語料分別來自曹志耘 (1996) 和平田昌司 (1998)，共 11 個方言點。其中唯一找不到支微入虞讀音層的是浙江建德方言（曹志耘 1996:67）。

齊韻：惠慧 ʃei^6 | 桂 t̪eyei^5 ；

灰韻：瑰 t̪eyei^5 。

二、婺源的支脂微祭齊韻合口都有支微入虞層，灰泰韻字則多讀 [ɣ]。從地理位置上說，婺源、黟縣分屬二省，恰好一北一南，支微入虞的所轄韻類和例字都比較豐富。婺源讀 [y] 的例字有：

支韻：規 t̪ey^1 | 虧窺 t̪ehy^1 | 危 n̪y^2 | 毅 ey^3 | 僞 n̪y^6 | 爲 y^2 ；

脂韻：追龜 t̪ey^1 | 愧 t̪ehy^3 | 葵 dzy^2 | 誰 ey^2 | 穩 ey^6 ；

微韻：歸 t̪ey^1 | 揮徽 ey^1 | 謹 ey^5 | 威 y^1 | 慰 y^5 ；

祭韻：鱖 t̪ey^5 | 歲 ey^5 | 衛 n̪y^6 | 稅 ey^5 ；

齊韻：桂 t̪ey^5 | 惠慧 ey^6 (灰泰韻：堆 tr^1 | 催 tshv^1 | 灰 xv^1 | 雷 $\text{l̪v}^2/\text{lv}^2$ | 兌 thv^6 | 最 tsv^5 | 會 xv^6)。

三、歙縣、績溪方言屬於支微入虞層的韻類為支脂韻和祭韻，如歙縣：嘴 t̪ey^3 | 髒 ey^3 | 睡 ey^6 (支韻)；類 ly^6 | 醉 t̪ey^5 | 水 ey^3 (脂韻)；歲稅 ey^5 (祭韻)。績溪讀 [y] 韵的例字有：嘴吹炊垂髓喂 (支韻)；尿水翠醉錘 (脂韻)；脆歲稅 (祭韻)，微韻字合口讀 [ui] (見組) 或 [a] (影曉組)。

四、祁門、屯溪、休寧、淳安、遂安只有止合三支脂微韻有與虞韻相混的層次，蟹攝的灰泰祭齊韻與之相區別。如祁門的 [y] 韵字有：蕊瑞睡嘴隨髓吹炊垂跪累 (支韻)；水誰櫃達錘槌追粹淚錐翠遂隧綏類 (脂韻)；圍慰 (微韻)。淳安與之相應的讀音層為 [ya]，例如：吹炊 (支韻)；槌錘櫃帥水 (脂韻)；圍~裙 (微韻)。

五、壽昌方言屬於支微入虞層次的例字很少，似乎只有「圍~裙」字一例可靠。²⁷

1.4 老湘方言

以代表方言雙峰話為例，其特點是支脂微祭韻合口字讀入虞韻，灰泰齊韻則不在支微入虞的層次之中，亦即僅僅比吳語少了讀虞韻的齊韻合口字；聲母則有 [t th d n l]、[t̪ t̪h t̪c]、[θ]。其例字及讀音如下（北京大學 2003）：

支韻：累 ly^6 | 嘴 t̪ey^3 | 吹 ty^1 | 錘 dy^2 | 喂 y^5 ；

脂韻：淚 ly^6 | 醉 t̪ey^5 | 水 ey^3 | 櫃 dy^6 ；

微韻：匯俗 ly^6 | 圍 y^2 | 緯 y^6 ；

²⁷ 壽昌方言回去叫「 t̪ey^5 家」，前字可能是「歸」字，但聲調不合，暫時存疑。

祭韻：翠 t_çhy⁵ | 碎 çy⁵ | 賢 ty⁵（灰韻：堆 tue¹ | 雷 lue² | 罪 dzue⁶ | 魁 khue¹/khui¹ | 汇 yue⁶；泰韻：蛻 thue⁵ | 最 tsue⁵ | 外 ue⁶/ua⁶ | 會 khua⁵；齊韻：桂 kui⁵ | 惠 yui⁶/gui⁶）。

婁底方言（陳暉 2006:195）支微入虞的模式和雙峰相同，例字包括：累吹嘴隨垂髓睡瑞喂~飯（支韻）；類淚錘醉翠粹雖綏水（脂韻）；緯~紗（微韻）；脆歲稅（祭韻）。

1.5 贛客方言

以李如龍、張雙慶（1992）、劉綸鑫（1999）、孫宜志（2007）所描寫的方言點為例（其中一些調查點有重合），可見具有支微入虞音變的方言包括：永新、南城、弋陽、醴陵、平江、宿松、陽新、湖口、橫峰、南豐、蓮花、泰和、黎川、萬安、安福、崇仁、宜春、萬載、奉新、分宜、峽江、樂平、永修、貴溪、都昌（以上為贛方言）；長汀、秀篆、上猶、南康（以上為客方言）。舉例如下：²⁸

黎川：累_文 ly⁴ | 嘴 t_çy³ | 吹炊 t_çhy¹ | 隨垂 çy² | 瑞髓 çy⁶ | 睡_{打鼾}~çy¹（支韻）；槌錘 t_çhy² | 雖綏 çy¹ | 壘 ly⁴ | 醉 t_çy⁵ | 翠 thy⁵ | 追 t_çy¹ | 遂隧 çy⁶（脂韻）；雷擂 ly² | 推_文 thy¹ | 堆 ty¹ | 內_文 ny⁶（灰韻）；兌 thy⁴ | 最 t_çy⁵（泰韻）；銳 ly⁶ | 稅歲 çy⁵ | 綴 t_çy⁵（祭韻）；

永新：隨 çy² | 吹 t_çhy¹⁷ | 類 ly⁵⁶（支韻）；追 t_çy¹ | 醉 t_çy⁵⁶ | 錘 t_çy² | 水 çy³ | 季 t_çy⁵⁶（脂韻）；鬼 t_çy³（微韻）；稅歲 çy⁵⁶（祭韻）；

南城：隨 çy² | 吹 t_çhy¹ | 類淚 ty⁶（支韻）；追 t_çy¹ | 醉 t_çy⁵ | 錘 t_çhy² | 水 çy³（脂韻）；最 t_çy⁵（泰韻）；歲稅 çy⁵（祭韻）；

弋陽：隨 çy² | 吹 t_çhy¹（支韻）；追 t_çy¹ | 水 çy³（脂韻）；歲 çy⁵（祭韻）；

醴陵：錘 khy² | 水 çy³（脂韻）；

平江：吹 ghv¹（支韻）；追 kv¹ | 錘 ghv² | 水 fv³ | 櫃 ghv⁶（脂韻）；稅 fv⁵（祭韻）；女 nv³ | 除廚 ghv² | 句 kv⁵ | 雨 v³（魚虞韻）；

宿松：吹炊 t_çhy¹（支韻）；錘槌 t_çhy² | 水 çy³（脂韻）；

陽新：吹 t_çhy¹（支韻）；水 fy³（脂韻）；

湖口：吹 dzy¹（支韻）；睡 çy⁶ | 錘 dzy² | 水 çy³（脂韻）；稅 çy⁴（祭韻）；

橫峰：吹 dzy¹（支韻）；水 çy³（脂韻）；

²⁸ 除黎川引自顏森（1993:40-41），其他客贛方言的材料來自李如龍、張雙慶（1992）和劉綸鑫（1999）。孫宜志（2007:183-185）談到了贛方言中的支微入虞現象，但所論較為簡略，而且忽略了蟹攝合口一等字與虞韻字合併的重要事實。

南豐：隨 çy^2 | 吹 tçhy^1 (支韻)；睡 çy^5 | 醉 tçy^5 | 犀 tçhy^3 | 水 çy^4 (脂韻)；歲稅 çy^5 | 銳 ly^5 (祭韻)；

蓮花：吹 tçhy^1 (支韻)；睡 çy^2 | 犀 tçhy^2 | 水 çy^3 | 季 tçy^5 (脂韻)；匪 çy^3 | 費 çy^5 | 肥 çy^2 | 龜 tçy^3 | 貴 tçy^5 ；稅歲 çy^5 (祭韻)；肺吠 çy^5 (廢韻)；

泰和：稅 çy^2 (祭韻)；

長汀：醉 tʃi^5 (支韻)；季 tʃi^5 (脂韻)；歸 tʃi^1 | 鬼 tʃi^3 | 貴 tʃi^5 (微韻)；桂 tʃi^5 (齊韻)；車 tʃi^1 | 鋸 tʃi^5 | 去 tʃi^5 | 具 tʃi^{68} | 雨 i^3 ；

秀篆：犀 tçhy^2 (脂韻)；

上猶：吹 tçhy^1 (支韻)；犀 tçhy^2 | 水 çy^3 | 檜 tçhy^4 (脂韻)；貴 tçy^2 (微韻)；稅 çy^2 (祭韻)；

南康：隨 çy^2 | 吹 tçhy^1 (支韻)；犀 tçhy^2 | 水 çy^3 | 檜 tçhy^4 (脂韻)。

綜合來看，客贛方言中支微入虞的音變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理分布。贛方言中的支微入虞顯然要比客家方言豐富很多，具有該音變的贛方言點有數十個，而客家方言只有少數幾個點有此種音變。上猶、南康在江西南部，詔安（秀篆）在福建南部沿海地區，長汀位於福建西部、緊鄰江西。可見，支微入虞並非客家方言的典型特徵。如梅縣方言的蟹止攝合口字都不和虞韻字合併（北京大學 2003）：堆 tui^1 | 兌 tui^3 | 脆 $tshoi^5$ | 銳 ui^5 | 歲 sui^5 | 規 kui^1 | 吹 $tshoi^1$ | 睡 $sɔi^3$ | sui^5 | 水 sui^3 | 醉 $tsui^5$ | 跪 $khui^3$ | 貴桂 kui^5 | 具 ki^5 | 區 khi^1 | 聚 $tshi^5$ | 虞 ni^2 | 雨 i^3 。再看閩西客家方言中魚虞韻和止蟹攝合口的今讀類型（引自藍小玲 1999:19-21，略有改動）：

〈表 6〉閩西客家方言魚虞韻和蟹止攝合口字的讀音

	例字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武平	永定
遇合三	斧豬	u/ə	u	y	ieu	u	v	u
	魚					ei		
	去	ə	e	ə	ui	i	i	ei
止合三	區					ui		i
	女	iəu	i	ie	ieu	ŋ	ŋ	n
	吹	ə	ue	e	ui	uɔ	i	oi
	睡	ue			i	ei		ei
水圍	貴		ui	ui	ui	uei	ui	uei
	水	i	u	i	e	i		
	圍		i		i		i	
肥癱	ei	e/i	ai	o	ei			ei/i

蟹 合 一 三 四	背煤 雷/回 外	ei a	ue ue/e ue	ai ua/e ua	ui ui/o ua	uɔ ei ua	ue i ue	oi ei ai
	歲/吠 稅/肺	ie/ei ie/i	e e/i	e/ai e/i	i i/o	ei uɔ/i	i/ue i	ei oi/i
	惠	i	e	i	i	i	i	ei

表中提到的閩西客方言，其中長汀方言的支微入虞上文已根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作了介紹，其他各點還需要做些詳細的分析。下面以林清書(2004:28-30)提供的資料為例，對「支脂微祭廢齊灰泰」這些韻的合口字在武平方言的讀音作一番考察：(帶圈的數字代表調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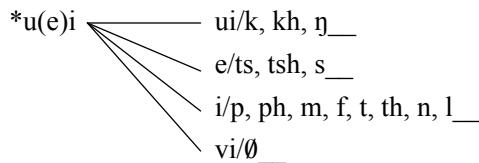
[ui] 韵：k- ①歸龜規文③軌詭鬼⑤貴季；kh- ①虧②葵③跪櫃④愧；ŋ- ②危③魏僞文；

[e] 韵：ts- ①追④最嘴醉；tsh- ①催吹②槌錘③罪墜④脆；s- ②隨③睡；

[i] 韵：p- ①杯④輩背；ph- ②肥培陪③倍④配；m- ①每尾②味④寐文；f- ①非匪揮徽飛文②回③水白匯會文④肺費悔賄廢毀；v- ①微威②違圍爲遺文，~囑③胃位④慰衛偉委畏；t- ④隊對；th- ④退；n- ②蕊花~子③內文，~雜；l- ②雷③累儡。

另外，讀[i]韵的還包括以下兩類字：(1) 遇合三字：l- ①呂鋸；ts- ①居文，~民拘文，~東③舉拒④句；tsh- ①區③具取許白，姓、~願④趣文；s- ③許文，允~④去；θ- ②餘③雨譽芋預；(2) 止開三、蟹開一二三四字：p- ①碑悲③比④閉；ph- ①丕婢被批披②皮脾牌③備④屁；m- ②迷謎埋眉③米媚買④昧；t- ①鯉裡知②狸梨③李底抵④帝；n- ①宜文②尼泥③膩；l- ②來犁③禮利理裡肚~；ts- ①饑支③紀年~④紀文，~律擠文，排~；tsh- ①欺倚站②齊奇騎棋糍~巴③計起④氣汽器戲；s- ①希稀；θ- ①衣依醫②移姨③易④以意。

可以發現，武平方言中的蟹止攝合口字的音韻分布是嚴格互補的，可以為其如下的演變規律：



武平的情形明顯和長汀方言不同：長汀的見曉組和精知章組聲母的蟹止攝合口韻字具有相同的韻母[i]，韻母表現並不互補；武平則否。按照歷史比較法，作為條

件音變，就需要給 [ui]、[e]、[i] 三個共時形式構擬共同的來源 [*ui] 或 [*uei]（讀零聲母的微、影、云母字中，介音 [u] 變作了唇齒音聲母 [v]，這種變化類型在現代方言中很常見）。這樣的話，武平方言的 [i] 韻是否屬於支微入虞層就很值得懷疑，我們寧願相信該方言並未曾發生支微入虞的音變。現代方言中止開三、蟹開三四讀 [i] 是個很普遍的現象，武平也不例外；遇合三在武平方言中發生了 $y > i$ 的展唇化，正好跟丟失 [u] 介音而讀作 [i] 的蟹止攝合口字實現了音位合併。

從支微入虞的角度觀察贛、客方言，並不支持所謂「客贛同源」的假設，亦即支微入虞在贛、客方言中是各自獨立發展的結果，無法追溯至共同的祖語。

二、轄字韻類。將客、贛方言分別觀之，可以看出兩類大方言在支微入虞的轄字韻類上稍有差異：

贛方言：支脂微 | 祭廢 | 灰泰

客方言：支脂微 | 祭 | 齡

其中蓮花方言中蟹合三廢韻合口字（吠肺）與虞韻同韻是比較少見的現象（少數閩語也有此類情形，見下文）。

三、轄字聲類。多數贛方言只有舌齒音聲母字有支微入虞，但也會有喉牙音聲母字參與（如永新、平江、蓮花）；客方言的蟹止攝合口字中的舌齒音、喉牙音聲母字都有讀入虞韻的（如長汀、上猶）。

四、聲母類型。聲母類型在贛、客方言分別有如下的分布：

贛方言：[k kh gh]、[t th n l]、[tç tch dz ç n]、[tʃ tʃh ſ]、[θ]；

客方言：[tç tch ç]、[tʃ tʃh ſ]、[θ]。

1.6 閩方言

根據張琨 (1992:257) 的觀察，蟹止攝字合口的韻母發生撮口化的現象主要出現在閩北方言，如浦城、順昌、建陽、建甌、松溪等。²⁹ 松溪方言（秋谷裕幸 1993:61-62）的例字有：灰韻：背 py⁶；祭韻：歲 sy⁵ | 銳 hy⁶ | 衛 y⁶；齊韻：桂 ky⁵ | 惠慧 hy⁶；支韻：累 ly⁶ | 嘴 tsy³ | 隨 tsy⁹ | 睡 sy⁶ | 規 ky¹ | 虧 khy¹ | 危 ny⁹ | 委 y³；脂韻：類 ly⁶ | 醉 tsy⁹ | 追 ty¹ | 錘 thy² | 水 sy³ | 龜 ky¹ | 位 y⁶；微韻：歸 ky¹ | 揮 hy¹ | 威 y¹ | 胃 y⁶。建陽（李如龍 2001:440）支微入虞層的例字也很豐富，包括：累~嘴隨垂睡瑞規詭跪虧窺危危爲偽（支韻）；追錘搥醉類淚椎翠雖綏誰遂龜晷葵達軌季癸櫃穗位維帷惟遺（脂韻）；肥瘠歸貴鬼瑰輝揮卉威畏胃謂媯慰圍違（微韻）；贅歲彗衛（祭韻）；圭閩桂慧惠（齊韻）。

²⁹ 其實還可以再加上崇安。

秋谷裕幸(2008)提供了浦城石陂、政和鎮前、建甌迪口三個閩北區方言的詳細資料。以石陂為例，該方言的支微入虞具有不同於其他漢語方言區的特徵，那就是除了支脂微祭齊五韻讀[y]，該層次還包括了蟹合三廢韻（吠 by⁶ | 廢肺 xy⁵）。

從聲母來看，這些讀[y]韻的字包括鈍音系的唇音[p b]、軟顎音[k kh x ɿ]、喉音[h ð]和銳音系的齒齦音[t th l]和[ts tsh s]兩類聲母。

閩中方言雖然沒有系統的支微入虞音變，但止合三也有個別字是和虞韻合併的，如沙縣「葵」ky²（李如龍 2001:282）。閩東方言同樣有[y]的零星讀法，如福州（北京大學 2003:163, 166）：喙（嘴）tsy⁵_自/tshuei⁵_文 | 枫（水）tsy³_自/tsuei³_文（魚虞韻：煮 tsy³ | 主文 tsy³ | 儒 y²）。壽寧斜灘（秋谷裕幸 2010:111, 150）：吹炊 tʃhy¹ | 枫（水）tʃy³；柘榮富溪：穗 θy⁵。至於閩南方言，值得注意的是「龜」普遍有ku¹的白讀，如廈門、泉州、潮州、南安、晉江等。據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41），廈門方言讀ku¹的字有脂韻見母「龜」、魚韻見母「居據」、虞韻見母「拘駒」等。張光宇（1993:166）曾推測閩南方言「龜」字的音變過程：**kuei > kui > ky > ku*，閩南的[ku]和吳語的[tçy]從共同的前身[*ky]變化而成。顧黔（2001:180）作了進一步闡發，提出江淮、吳、閩、徽、老湘的支微入虞「形成了一個方言板塊，這種地理鄰接性呈現出來的演變類型的一致傾向，是這幾種方言在歷史上關係密切的明顯標誌」。

對於張、顧兩位先生所持的閩南「龜」字與吳語及其他方言同屬支微入虞的看法，我們暫且持保留態度。從音類關係上看，它的確和支微入虞音變相一致，但是，上文已經指出，典型的支微入虞分布於閩北方言，而閩中、閩南並無明顯的痕跡。雖然閩南區各方言裡「龜」字的讀音高度一致（「龜」字跟虞韻字如「句」ku⁵同韻），但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例字，由此不免令人生疑，確定閩南方言中是否存在支微入虞，還需要發現更多的材料。另外，閩東方言中虞韻有[ieu]、[uo]、[y]等今讀音，但「龜」則讀爲kuei¹，截然不混。

1.7 晉方言

據侯精一、溫端政（1993），該書所記錄的 42 個山西方言裡，共有約 20 個方言具有支微入虞層，如清徐、孝義、婁烦、臨縣、嵐縣、隰縣、石樓、汾西、臨汾、霍州、聞喜、運城、吉縣、萬榮、太谷、永濟、祁縣、平遙、洪洞等。底下以清徐、聞喜、平遙三處方言為例，分別列出止合三（支脂微）和蟹合一三四（灰泰祭齊）字的讀音（材料引自侯精一、溫端政 1993:172-176）：

〈表 7〉部分晉方言蟹止攝合口字的讀音

	隨	睡	跪	類	醉	櫃	鬼	胃
清徐	çy ²	çy ⁵	khy ⁵	ly ⁵	tçy ⁵	ky ⁵	ky ³	vai ⁵
聞喜	çy ² /suei ²	fu ⁵	khyei ⁵	lyei ⁵	tçy ⁵	khyei ⁵	kyei ³	uei ⁵
平遙	çy ² /suei ²	suei ⁵	khuei ⁵	luei ⁵	tsuei ⁵	kuei ⁵	kuei ³	uei ⁵
	灰	堆	雷	最	歲	稅	桂	閨
清徐	xuai ¹	tçy ¹ _{青～：地名}	luai	tçy ⁵	çy ⁵	çy ⁵	ky ⁵	ky ¹
聞喜	xyei ¹	tyei ¹	lyei ²	tsuei ⁵	suei ⁵	fi ⁵	kyei ⁵	kyei ¹
平遙	xuae ¹	tuei ¹ /tuae ¹	luæ ²	tsuei ⁵	suei ⁵	suei ⁵	kuei ⁵	tçy ¹ /kuei ¹

清徐方言中支微入虞層的例字，除了上表所列，還包括（潘耀武 1990）：罪 tçy⁵_白/tsuai⁵_文 | 益 khy¹ | 傀 khy³ | 漢~漬 khy⁵ | 瑰 ky⁵（灰韻）；劙 ky⁵（泰韻）；脆 tçhy⁵_白/tshuai⁵_文（祭韻）；累 ly⁵ | 嘴 tçy³ | 吹 ey¹ | 錘 tçhy² | 虧 khy¹（支韻）；淚 ly⁵ | 軌 ky³ | 翠 tçhy⁵ | 雖 ey¹ | 追錐 tçy¹ | 水 ey³ | 龜 tçy¹（脂韻）。請注意清徐方言支微入虞音變的兩個特點：(1)「閨」ky¹ ≠ 「居」tçy¹、「桂」ky⁵ ≠ 「句」tçy⁵。也就是止合三和蟹合一三四的見組字與 [y] 相配時不顎化，而虞韻見組字雖然也讀 [y]，即兩者同韻，但後者聲母已顎化為 [tç]。(2) 止合三和蟹合一三四的見組字讀 [ky]，但這些韻類的精知章組（舌齒音）已顎化讀 [tçy]。認識到以上兩點，會有重要的意義：

一、支微入虞作為本地白讀音，「閨」類字讀 [ky] 顯得保守，韻母 [y] 是方言內部演變的形式；「居」類字讀 [tçy] 却略有不同，其聲母來自 [*k] 的顎化，聲、韻母均和權威方言 [tçy] 保持一致。這可能表明，「閨」[ky] 和「居」[tçy] (<*ky) 並非同一時間層次的產物。也就是說，當「閨」類字韻母演變為 [y] 之前，「居」類字已經從 [ky] 變作 [tçy]；因此當前者形成 [ky] 時，已經和後者產生了區別，於是兩者不再具有平行的演變。

二、支微入虞層在聲母層次出現不同的表現，即中古的舌齒音聲母已經顎化為 [tçy]，但舌根音字未顎化，仍然讀 [ky]，說明支微入虞的形成可能不是整齊劃一的，具有某種相對次序 (relative sequence)，也許舌齒音字先入虞，然後才有舌根音字入虞。從下文對支微入虞形成的階段性的討論來看，這種設想是合理的，也是具有類型學意義的（詳下文）。

三、清徐方言的蟹合一也和虞韻同韻，如「最」字讀 [tçy]（上文所舉海安、東台等通泰方言和黎川等贛方言也有類似的情形）。顎化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條件音變（何大安 1988:11）：

[−高位] > [+高位]/__ [+舌面前]

[−高位] 包括硬顎前的舌尖音 [ts] 組和硬顎後的舌根音 [k] 組，[+高位] 指舌面音（顎化音 [tç] 組）。[+舌面前] 則應包括 [i e y] 這樣的前高元音。也就是說，「最」類字變成顎化音 [tç] 之前，其韻母必定帶有前高位置的介音或主元音，這也充分證明，在蟹合一參與支微入虞的方言，灰（泰）韻肯定必須先由洪音 [uei] 變為細音 [yei]，否則入虞無從談起。

劉勛寧 (2005:49) 列舉了陝北晉語清澗方言和山西晉語永和方言中支微入虞的詳細資料，例字包括（聲調略去）：

清澗：嘴~頭子醉喝~了tsq | 隨穗穗歲 s̪h | 圍葦~葉緯~線淚壘~牆慰~問z̪h；

永和：嘴強~：頂嘴醉 tcy | 脆 tchy | 歲隨隨~便穗諱忌~cy | 淚壘 ly | 圍葦~子緯慰喂 y | 練 tsq | 吹錘 tshq | 誰水睡 s̪u | 鬼 tcy | 櫃 tchy。

可以看出，該音變在山西方言涵蓋了蟹止攝合口的灰泰祭齊支脂微諸韻，而且喉牙音（見影組）、舌齒音（知章精組）都有與虞韻字合併的層次。其聲母的讀音形式也較為豐富，包括 [k kh]、[ts tsh s]、[tç tch c]、[l] 等。

1.8 其他官話方言

上文已經討論過江淮官話通泰片的支微入虞，該音變在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中原官話等的官話次類型中也有痕跡可尋，只是該音變在這些官話裡的轄字較少，所轄的韻類、聲母類型上比較簡單而已。以《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所記的幾種官話方言（包括新湘語）為例（北京大學 2003）：

濟南：圍 y²；長沙：蕊 y³；西安：葦 y³ | 慰 y⁵ | 緯 y⁵；

武漢：緯慰 y⁵ | 爲因~y· | 蕊 y³；成都：慰 y⁵ | 雖 cy¹ | 穂遂 cy⁵。

陝北、關中以及甘肅慶陽、平涼、天水等地的方言也不乏支微入虞的音變（王軍虎 2004:268）：

〈表 8〉陝西方言支微入虞層的例字和讀音

止合三	遇合三	佳縣	延川	大荔	閻良	西安	武功	鳳翔
嘴	舉	tcy ³²³	tsq ⁵³	—	—	—	—	—
穗	序	cy ⁵³	s̪q ⁵³	cy ⁴⁴				
圍	魚	y ²⁴	z̪q ³⁵	y ²⁴	y ²⁴	—	—	—
葦	雨	y ³²³	z̪q ⁵³	y ⁵³	y ⁵³	y ⁵³	y ⁵³	y ⁵³

按照張琨 (1992:257) 的看法，粵方言似乎缺少蟹止攝合口字讀 [y] 的層次。例如開平赤坎和恩平牛江兩個方言中遇攝三等見組聲母字（居 *kju），蟹攝三等見組聲母字（鬼 *kwi）讀 kui¹，江門台沙、台山台城、新會會成和東莞莞城四個方言中「居」都讀 kui¹，「龜」字白沙讀 kuei¹，台城讀 kei¹，會城讀 kwei¹，莞城讀 kuɔi¹。花縣花山方言「居」讀 koi¹，「龜」讀 kuei¹。

2. 支微入虞形成的階段性

上文分析了蟹止攝合口韻在現代方言中讀入虞韻的具體類型，包括該音變在各大方言裡所涉及的中古韻類，以及該音變在輔音聲母類型上的不同表現。接下來分別從該音變的轄字韻類和輔音聲母類型兩方面，探討支微入虞形成的階段性及其蘊涵關係。

2.1 從韻類關係看音變形成的階段性

之所以要提及《中原音韻》的「齊微韻」，主要基於兩點：(1) 現代方言裡支微入虞的所轄韻類，總的來說，都不出《中原》「齊微韻」中支脂微灰泰祭齊的範圍。即便有個別閩（如石陂）、贛（如蓮花）方言有蟹合三廢韻字的參與，但該音變的整體格局仍然是止合三、蟹合一三四字與虞韻字的合併。(2) 《中原音韻》代表的是元代的某種北方官話，³⁰ 而當時該方言中的「支微韻」、「魚模韻」分秩劃然，絲毫不混。在這之後也看不到北方官話文獻有支微入虞的明顯記載。可見，《中原音韻》所代表的北方官話和發生「支微入虞」的廣大南、北方言，雖都涉及「齊微韻」所轄的七個韻類，但不同的演變方式恐怕在元代之前已經開始。

綜觀整個漢語方言，我們想要瞭解，蟹止攝相關韻類的合口字，它們和虞韻相混有沒有先後，哪些韻最容易和虞韻合併，或者說漢語方言裡哪些韻類和虞韻合併是最常見的？由此還可以追問的是，哪些韻類可能是最早和虞韻合併的？此類現象背後的蘊涵關係如何與漢語語音史發生關係？展開討論之前，還需強調兩點：

一、上文已按照學界普遍認同的漢語方言的分區，分別討論了吳、通泰、徽、贛、客、閩、晉、官話等方言裡的支微入虞，但這並非意味著該音變是從各自方言的祖語中繼承而來的。至少，從支微入虞的角度來看，無法憑此作構擬

³⁰ 學界都承認《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是北方官話，但具體是中原地區的方音還是「大都音」仍有不同的意見，可參看楊耐思 (1981:66-75)。

「原始吳語」、「原始贛語」、「原始閩語」的嘗試。正如何大安(1988:109)所指出的，「今天的任何一支方言，都不會是孤立地從祖語傳衍而來。在發展過程中，固然有傳統的成分，有自創的成分，也有外來的成分。」有些方言的支微入虞的確也屬於文讀層（詳見下文），來自早期權威方言的影響。

二、以上對各大方言的詳細討論顯示，每一個大方言的各個方言點，其支微入虞的轄字韻類未必完全一致，既然如此，為何還要在吳、閩、贛之類大方言的名義下探討此音變呢？理由也較明顯：(1) 漢語方言的分區、分片固然是鑑於某些方言群之間所具有的「對內一致、對外排他」的特徵，可能是一項，或者幾項，可能是音韻、詞彙，也可能是語法層面的特徵，但是，即便是在同一個大方言內部，不同方言點之間的音系結構不會完全相同，我們在觀察大方言的整體音韻特徵的同時，也應容許其個體差異的存在。我們的著眼點是支微入虞在吳、徽、贛、客、閩等方言中，它能呈現出的最複雜的面貌應該如何，最完整的音類格局應該如何。(2) 漢語方言的結構性改變，除了來自內部的分化，外部的、語言間或方言間的接觸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何大安 1988:4）。支微入虞體現一種音類關係，同時也代表了一種音變過程，這種結構性改變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可能具有某種次序（見下文），故而必須允許同個大方言內部存在方言點的差異；另外，支微入虞的格局在定型之前或之後，還可能受到權威方言的影響，使得某方言裡該音變的轄字因文讀音的覆蓋而逐漸減少甚至消失，又或者因接觸而造成音類關係的改變。

綜上，我們不取蘇州、黟縣、梅縣、建甌之類的單個方言點，而仍然以大方言的名稱作為代表來討論。

〈表 9〉漢語方言裡與支微入虞相關的韻類分合

		支微入虞層		非支微入虞層
		止攝合口	蟹攝合口	
1	老湘方言	支脂微	祭	灰泰齊
2	吳方言	支脂微	祭齊	灰泰
3	客方言	支脂微	祭齊	灰泰
4	閩北方言	支脂微	灰 祭齊[廢]	泰
5	徽方言	支脂微	灰 祭齊	泰
6	贛方言	支脂微	灰泰 祭[廢]	齊
7	通泰方言	支脂微	灰泰 祭	齊
8	晉方言	支脂微	灰泰 祭齊	

從上表可以看出，各大方言的共同點是止合三的支脂微韻都參與了音變。如果說支微入虞是一個動態的音變過程，那麼止合三看來是最容易和遇合三相混的；可以進一步推想，止合三支脂微韻字應該是最早和虞韻字合併的韻類。

從漢語語音史來看，唐五代西北方音是最早反映支微入虞的可靠資料。據羅常培 (1933:104-105)，《開蒙要訓》音注所反映的五代敦煌方音中，有不少止攝的支脂微合口字與遇攝合口虞韻字的同音互注的例字：(括號內的為中古虞韻字)

1. 虞支互注：爲（孟） | 爲（驘） | 體（須） | 僞（遇）；
2. 虞脂互注：櫃（具） | 緺（須） | 雕（朱）；
3. 虞微互注：鬼（氍）。

就方言大類而言，蟹合三祭韻與虞韻的合併，似乎是和止合三同步的。從漢語語音史來看，支脂微韻與祭韻的合口字也較早就有相混的痕跡。唐末宋初的韻圖資料，如《切韻指掌圖》第十九圖中，一等列有「恢頰兌蛻對」等灰泰韻合口字，三等列有「歸跪達巍綴」等支脂微祭韻合口字，四等列有「圭」等齊韻合口字。看來，語音史資料只能告訴我們蟹合一與止合三、蟹合三四、蟹合一的混併基本上是同步的，而無法透露孰先孰後的信息。

不過，根據最早的方言文獻資料，還是可以知道止合三是先於蟹合三入虞的，因為唐五代西北方音只有止合三入虞，而無蟹合三。³¹ 此外，如果暫且忽略方言分區，仔細觀察現代各個方言點，也能看出某個方言只要有支微入虞，那麼支脂微（或至少其中之一）肯定在此音變之列；反之，不存在只有蟹合三而無止合三入虞的方言。³² 當歷史材料與現時材料不盡一致時，我們寧可以現實材料為準，即「共時優先」的原則，因為文獻資料可能存在時代、地域上的不確定性，但現實的語言材料是確定可靠的。

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現代方言中支微入虞的格局中有「止合三 → 蟹合三四」的蘊涵關係。

蟹合三廢韻的常用字有「廢肺吠」，都是唇音聲母字，現代方言中唇音聲母字往往和其他聲母字的變化不同，支微入虞很少有廢韻字的參與，想必也有這層

³¹ 實際上，敦煌變文的押韻材料有「貴醉歲畏氣意智類」相押（周祖謨 1993:334），但其中還有止開三字的摻入，已經和我們所討論的「支微入虞」只涉及合口韻類的前提不符，況且押韻資料本身就有局限性，只能作為語音史研究的輔證，不能作為直接的證據，因此我們也避免使用此類材料。漢語史上有止開三和遇攝字的混併，比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羅常培 1933:101-102），中唐以後的詩文押韻材料也有類似的反映（周祖謨 1993:334），本文主張嚴格區分開、合口的兩種性質不同的現象。

³² 就我們的觀察範圍而言，漢語方言裡只有江西泰和不符合這項規律，該方言只有「稅」字入虞韻。當然，也有可能是目前缺少詳細的調查報告，故暫且存疑。

原因。蟹合四齊韻的常用字有「桂閨蕙慧」，它和蟹合三祭韻在支微入虞的表現上很難看出差異，語音史的資料也表明兩者相混的時代早至唐末北宋。因此，將蟹合三、蟹合四一併考慮相信並無太大問題。

上表顯示，如果蟹合一的灰韻或泰韻參與支微入虞音變，那麼蟹合三、四字和止合三字都將包括其中，反之則不然。這意味著從音系的結構性變化來看，止合三支脂微和蟹合三四祭齊併入虞韻在前，而蟹合一灰泰稍後。

綜觀整個漢語方言，支微入虞按照「止合三 → 蟹合三四 → 蟹合一」的次序分階段進行，其中晉方言的該類音變涉及的韻類最多，涵蓋止合三、蟹合三四、蟹合一三大韻類，老湘方言涉及的韻類最少，只包括止合三和蟹合三兩類；從單個方言來看，有的方言的支微入虞只包括止合三支脂微韻（比如祁門、屯溪、休寧等徽方言），甚至有的方言只有支脂微三韻中的兩個或一個韻讀入虞韻（如南康、秀篆等客方言），從各大方言的整體格局來看，這種支微入虞在轄字韻類上的階段性還是清晰可見的。

2.2 從聲母性質看音變形成的階段性

前文在分析支微入虞在漢語方言中具體表現時，還注意到了該類例字在輔音聲母層面的音值表現。由此也能觀察到該音變在聲母類型上的先後次序。請看下表：

〈表 10〉漢語方言支微入虞層的具體聲母類型

		唇音	舌根音	舌尖中音	舌尖前/舌面前/舌面中/ 翹舌/舌葉音	喉音
1	閩北方言	/p b/	/k kh x ɳ/	/t th l/	/ts tsh s/	/∅ h/
2	贛方言		/k kh gh/	/t th n l/	/tç tçh dʒ ç ɳ/ /tʃ tʃh ſ/	/∅/
3	吳方言		/k g/	/n l/	/tç tçh dʒ ç z ɳ/ /ts tsh s z/ /tʃ tʃh dʒ ſ/ /c ch ɿ ɿ ɳ/	/∅ h ſ/
4	晉方言		/k kh/	/l/	/tç tçh ç/ /tʂ tʂh ſ/	/∅/
5	通泰方言			/t th n l/	/tç tçh ç/	/∅/
6	老湘方言			/t th d n l/	/tç tçh ç/	/∅/

7	徽方言			/l/	/tç tçh dz ç ñ/ /ts tsh s/ /ʃ/	/θ/
8	客方言				/tç tçh ç/ /tʃ tʃh ſ/	/θ/

上表以聲母輔音的主動發音器官部位為標準，將支微入虞在整個漢語方言中所涉及的聲母分作五種類型：(1)唇音，包括 [p ph b]，和虞韻合併的蟹止攝合口字普遍見於閩北方言，並且有 [py by] 類音節；(2)舌根-軟顎音，包括 [k kh g x ñ gh]（[gh] 只見於個別贛方言，表示送氣濁塞音），屬支微入虞層的這類聲母字見於閩北、吳、晉、贛四大方言；(3)舌尖中-齦後音，包括 [t th d n l]，閩北、吳、晉、贛、通泰、老湘、徽方言都具有這種類型的聲母；(4)舌尖前/翹舌音/舌面前/舌面中/舌葉音，被動器官部位有齦/齦顎/齦後/硬顎等，這組聲母的調音部位最複雜，但實際位置卻很接近，都位於口腔中區，具體如 [tç tçh dz ç z]（舌面後-齦顎音）、[ts tsh s z]（舌尖前-齦音）、[tʃ tʃh ſ]（舌尖/舌葉-齦後音，舊稱翹舌音）、[tʃ tʃh dʒ ſ]（舌葉-齦後音）、[ç ch ç ſ]（舌面中-硬顎音）。³³ 所有大方言都具有此類聲母；(5)喉音，包括 [θ h f]，相當於傳統音韻學所謂的全清、次清、全濁的三分格局（[p ph b]、[ts tsh dz]）。如果將上表作一簡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支微入虞音變在聲母層次的漸進次序。請看下表（P、K、T、C、O 分別代表了上述五類聲母）：

〈表 11〉漢語方言支微入虞形成的階段性

		唇音	軟顎音	齦後音	齦/齦顎/齦後/硬顎音	喉音
1	閩北	P	K	T	C	O
2	吳、晉、贛		K	T	C	O
3	通泰、老湘、徽			T	C	O
4	客				C	O

可見，漢語方言的支微入虞層在聲母類型上呈現出階段性：如果某方言有支微入虞，那麼首先是喉音和齦/齦顎/齦後/硬顎音類中的一組或幾組聲母字具有

³³ 關於各種輔音調音部位的命名，可參看近來出版的 Ladefoged & Johnson (2011:163-180) 和朱曉農 (2010:109-133)。

該層次，接下來是舌尖-齦後部位聲母的字可能會也入虞韻，前提是前兩類聲母也有此類現象；如果有入虞韻的軟顎音聲母字，那麼前述三類聲母都在支微入虞之類；最後形成該層次的是唇音聲母字，也就是說，如果唇音聲母字入虞韻，其他所有聲母類型的字都入虞韻，其蘊涵關係可以形式化為： $P \rightarrow K \rightarrow T \rightarrow C, O$ 。³⁴

3. 支微入虞的性質及相關問題

3.1 支微入虞的文白性質

從文白異讀的角度來看，吳、通泰、老湘、徽、客方言中的支微入虞屬於白讀層，亦即是方言自身演變產生的音類歸併；晉、新湘方言和其他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中的該層次也是白讀音。

丁邦新(2003:23-26)曾指出蘇州方言「龜鬼貴」的白讀為[tçy]、文讀為[kue]，「吹水」白讀為[tsɿ]、[ʂɿ]、文讀為[tshe]、[se]，認為前者舌面讀法的白話音借自另一個方言，後者捲舌聲母的讀法是本地的層次，而舌尖聲母的文讀形式可能是晚期從其他吳語移借而來。王洪君(2006)不同意丁先生的看法，並著眼於音類分合關係和層次屬字的風格色彩，提出吳語止合三曾獨立發生了支微入虞音變，我們贊同王先生的觀點。張光宇(1993:166)較早指出，吳語見系聲母的顎化，呈現出頗具獨立色彩的內部規律，止合三及有些一等韻字讀舌面音，早在北方舌面文讀傳來之前就已發生。

官話方言早期一定有個支微入虞的層次，同時也一定受到了某個不具有支微入虞的後代官話的影響，從而促使早期的支微入虞層被逐漸覆蓋，否則我們不可能看到現代北方方言中有個別字入虞韻（如中原、西南官話），有的還有很明顯的表現（如晉方言）。縱然是北京官話，也有個別字的讀音透露出一些早期支微入虞的信息（如「尉遲」的「尉」音同「遇」）。漢語語音史的資料沒有明確反映出具有支微入虞音變的官話方言何時出現，表現如何，《中原音韻》也沒有絲毫的痕跡。唐五代西北方音雖有明確的記載，終究也只是歷史方言的材料。

有的現代方言通過內部的結構性變化，產生支微入虞，可能會以條件音變的方式發生，比如通泰方言中的支微入虞層只包括知章精組等讀舌齒音聲母的字和讀零聲母的影母字，唇喉牙音聲母字與前者的音韻特徵呈互補分布：

³⁴ 張光宇(2006)討論過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並注意到合口韻[*uei]的開口化運動起於唇音聲母，然後按照n > t > ts的聲母條件。朱曉農(2004:443)也談到前高元音的舌尖化i > ɿ會按照聲母不同的次序來進行。

〈表 12〉通泰方言蟹止攝合口唇牙喉聲母字的讀音

		南通	如東	如皋	海安	東台	泰州	姜堰
灰	杯	pe ¹	pei ¹	pei ¹	pei ¹	pei ¹	pī ¹	pəi ¹
泰	外	ve ⁶	vε ⁶	vε ¹	vε ¹	ue ¹	vε ¹	vε ¹
祭	衛	ve ⁶	vei ⁶	vei ¹	vei ¹	uei ⁵	vəi ¹	vəi ¹
支	跪	khue ⁶	khuei ⁶	khuei ¹	khuei ¹	khuei ¹	khuəi ¹	khuəi ¹
	毀	xue ³	xuei ³	xuei ³	xuei ³	xuei ³	xuəi ³	xuəi ³
脂	龜	kue ¹	kuei ¹	kuei ¹	kuei ¹	kuei ¹	kuəi ¹	kuəi ¹
	位	ve ⁶	vei ⁶	vei ¹	vei ¹	uei ¹	vəi ¹	vəi ¹
微	飛	fe ¹	fei ¹	fei ¹	fei ¹	fei ¹	fəi ¹	fəi ¹
	歸	kue ¹	kuei ¹	kuei ¹	kuei ¹	kuei ¹	kuəi ¹	kuəi ¹
	揮	xue ¹	xuei ¹	xuei ¹	xuei ¹	xuei ¹	xuəi ¹	xuəi ¹

以通泰片的海安方言為例，該方言中蟹止攝合口韻的演變規律可表示如下：

- (1) 非支微入虞層 *u(e)i → uei/k, kh, x, n, l__
 yei/tç, tch, ç__
 ei/p, f, v__
- (2) 支微入虞層 *u(e)i > y/tç, tch, ç, n, l, Ø__

可以看到，讀入虞韻的蟹止攝合口字具有 T、C、O 三種類型的聲母，結合上文討論的支微入虞的聲母次序，可知具有該類型聲母的方言，並不蘊涵唇音 (P)、軟顎音 (K) 兩種聲母字的支微入虞，所以這兩類聲母字在通泰方言中不讀入虞韻，完全符合我們所提出的音變依聲母次序漸次推進的規律。

贛方言的支微入虞大多數只包括 T、C、O 三類聲母的字，見曉組字讀入虞韻的例字很少，如平江「櫃」ghv⁶、「句」kv⁵。這是因為和通泰方言相類似，贛方言內部也大多以條件音變的方式進行支微入虞的演變，接著見曉組也開始加入該音變的行列，而且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來進行的，即「詞彙漸變、語音突變」(Wang 1969)。同時，這也充分表明，通泰、贛方言的支微入虞音變都是方言內部自身演變的結果。

不過，個別贛方言可能有兩種不同來源的支微入虞，例如顏森 (1993:7-8) 指出江西黎川方言文白異讀的特徵之一，是蟹攝合口一等及止攝、遇攝合口三等少數字文讀韻母 [y]，白讀韻母 [oi]。如：

文讀	推 thy ¹	～卸責任	內 ly ⁶	～部	累 ty ⁶	～積	雷 ly ²	學習～鋒
白讀	hoi ¹	～車子	noi ⁶	～裡：裡面	loi ⁶	走～到了	leu ²	響～公：打雷

我們不能認為贛方言中唯獨黎川[跟其他方言不同，只有來自文讀層的 [y]，而沒有白讀層的 [y]]。同個歷史音類的字，同樣的音值表現，包含兩個不同來源的層次，這種「同形異源」的現象雖不普遍，但並不罕見。例如上海方言歌韻字「他那」、「拖_{~鼻涕}多_{~年}」韻母都是 [a]，卻分別屬於文讀和白讀兩個層次，「拖多」讀 [a] 實際上跟其他讀 [əu] 的歌韻字一樣，都是本地方言內部演變的產物，「他那」讀 [a] 則是來自跟權威方言的接觸。

閩方言中的閩東、閩中等次方言，其支微入虞有少數的例字，很明顯是方言自身演變的結果，屬於白讀層；閩北方言有成系統的支微入虞，轄字所涉及的韻類和聲母的類型都比較豐富。以建甌方言為例（北京大學 2003）：

〈表 13〉建甌方言蟹止攝合口字的讀音

	累	嘴 ³⁵	髓	類	醉	垂	吹	炊	睡
止 攝	ly ⁶	tsy ⁵ /tsy ³	syɛ ³ /sy ³	ly ⁶	tçy ³	tsy ⁵ /sy ⁵	tshyɛ ¹	tsho ¹	sy ⁵
	類淚	壘	醉	遂	追	錘	誰	穗	翠
	ly ⁶	lo ³	tsy ³	sy ⁶	ty ¹	thy ⁵	sy ³	xy ⁶	tshy ⁵
	歸規	虧	葵	揮	軌詭鬼	跪	肥	偉委	魏
	ky ¹	khy ¹	khuɛ ³ /ky ³	xy ¹	ky ³	ky ⁶	py ⁵	y ³	ŋyɛ ⁶
蟹 攝	雷	隊	崔催	兌	最	銳	脆	歲	贅
	lo ⁵	ty ⁶	tsho ¹	to ⁵	tsue ⁸	yɛ ⁷	tsho ⁵	xycɛ ⁵ /sy ⁵	ty ⁶
	灰	會	潰繪	衛	彗惠慧	悔	桅	桂	魁奎
	xo ¹	xo ⁶	kho ⁵	yɛ ⁶ /y ⁶	xy ⁶	xo ⁵	ŋy ³	ky ⁵	kho ¹

一方面，建甌方言蟹止攝合口字有 [yɛ]、[ueɛ]、[o]、[ɛ] 等白讀韻母，其音韻分布為：

yɛ/tsh, s, ʃ, x, m, θ__ ; ueɛ/ts, tsh, kh__ ;
 o/ts, tsh, s, kh, x, n, l, m__ ; ɛ/ŋ, m__

³⁵ 建甌方言「嘴」字白讀 tsy⁵ 是「喙」字訓讀，昌芮切，「口喙」（北京大學 2003:161）。

其中找不到明顯的分布規律（[uε]、[ε] 的出現環境是互補的）。另一方面，如果出現文白對比，[y] 韻爲文讀音。但是，兩讀的例字數量遠遠少於只有一讀的字。讀 [y] 的音韻分布爲：

y/p, ts, tsh, s, k, kh, ɿ, x, t, th, l, Ø

可見，[y] 在所有類型的聲母字後面都能出現。如果是文讀音的影響，很難想像會如此整齊。從詞彙風格色彩來看，不少 [y] 韵字都是口語常用字，理應爲本地白讀，例如閩北石陂方言「吠槌醉水豨_豬肺」等字都讀 [y]（秋谷裕幸 2008:99-100）。由此，閩北方言的支微入虞既有來自權威方言的文讀層，也有來自內部演變的白讀層。

綜上，我們將漢語方言中支微入虞的文白性質歸納如下：

白讀型：吳、徽、老湘、通泰、晉、贛_{大多數方言}、客、閩（閩東、閩中、閩北_{部分字}）、其他官話方言；

文讀型：贛_{個別方言}、閩（閩北_{部分字}）方言。

劉勛寧（2005）曾根據清潤、永和兩個方言的資料，指出支微入虞是歷史上中原官話中曾經存在的層次，而隨著文教勢力的擴展影響到各地方言。上文的分析表明，支微入虞在漢語絕大部分方言中都是自身演變的產物，與所謂中原官話的影響並無關係。目前北方官話、西南官話、新湘方言都有少量蟹止攝合口字讀入虞韻的白讀音，相信是對早期官話支微入虞層的保留。少數贛方言（如黎川）和閩北方言稍顯特別，共時系統中的支微入虞既有外來的，也有本地的。

3.2 支微入虞的音變性質

張琨（1992）、張光宇（1993）、顧黔（2001:177-180）、丁邦新（2003:25-26）、王軍虎（2004）、劉勛寧（2005）、王洪君（2006, 2010）、王爲民（2011）等學者都談到了漢語方言支微入虞的問題。關於支微入虞的音變性質，也有一些學者發表過看法。如 [*wi] 和 [*ju] 的換位（張琨 1992:257）、*uei > ui > y 音變（張光宇 1993: 166, 顧黔 2001:179, 丁邦新 2003:26, 王洪君 2006:80）、*iuei > ui > y 音變（王洪君 2010）、*jwij > jwi 音變（王爲民 2011:646）等。總的來說，由於各家對漢語方言支微入虞未作全面的描寫分析，也就未能考慮到該音變所涉韻類、聲類的複雜性，因此所提假設往往偏於一端，不及其餘。下面就以上文的論述爲前提，對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中該音變的性質作些分析。

前文提到，唐五代西北方音有止合三和虞韻混讀的例子。羅常培 (1933:44) 所舉四種漢藏對音資料裡止合三、虞韻合併後的藏語方音讀音如下：

1. 《千字文》：具 gu | 寓 'gu (虞)；吹 c'u | 累 lu (止合三)；
2. 《大乘中宗見解》：殊 çu | 須 su | 具 k'u | 愚 'gu (虞)；水 çu | 軌 gu | 爲 'u | 髩 su | 歸 ku | 違 'u | 畏 'u | 謂 'u (止合三)；
3. 《阿彌陀經》：須 su | 俱 ku | 樹 çu | 數 ço (虞)；
4. 《金剛經》：須 su | 住 ju | 數 çu | 具 gu | 喻 ju (虞)；爲 'u | 圍 'u (止合三)。

另一方面，不和虞韻相混的止合三字在藏方音中標作 [wi]、[we]、[u'i] 幾種，如《千字文》：誰 çwi | 翡 ts'we | 隨 su'i | 威 'u'i | 煙 'we | 畏 'u'i (羅常培 1933: 43)。看來，作為《切韻》三等韻標誌的 [i] 介音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已經失落，「誰威」等字的韻母表現已大致相當於《中原音韻》的「齊微韻」*uei。前文曾經指出，早期韻圖（如《切韻指掌圖》）已明確地將蟹合一灰泰韻、蟹合三四祭齊韻、止合三支脂微韻字列於同一張合口圖，說明它們在當時某個北方方言也合併了。合併後的音值想必不是帶 [i] 介音的 [iuei]、[iui] 之類音（《切韻》時代的支脂微祭合口韻字都具有複合介音 [iu]），因為漢語語音史上沒有證據表明蟹合一字有這種細音讀法；反過來，最有可能的就是讀作 [uei]、[ui] 之類只帶合口成分的韻母，漢藏對音忠實地反映了西北方音的這一現象。羅常培 (1933:46) 說：「由虞韻變來的 u 也許是 [y] 的替代，由止攝合口變來的 u，也許是 [ui] 的替代，從現代西北方音逆溯起來大概不至於十分錯的。」羅先生的解釋不太讓人滿意，學界普遍認為漢語語音史上韻母 [y] 到了明代以後才出現。³⁶ 更關鍵的是，既然上述四種對音材料很清楚地區分出止合三 [ui/we/wi]、[u] 兩種不同的對音，足以說明當時止合三有兩個不同的讀音層。五代《開蒙要訓》中止合三和虞韻字的互注，相信也是對實際語音的反映，而不是簡單的 [iu]、[ui] 音近替代。

唐五代西北方音止合三 [ui] 和 [u] 作為不同的讀音層，兩者之間可能有演變關係，即：切韻 *iui/iuei > iui > ui (丟失 [i] 介音) > u (丟失 [i] 韵尾)。[u] 也可能來自另一種音變類型，即：切韻 *iui/iuei > iui > iu (丟失 [i] 韵尾) > u (丟失 [i] 介音)。目前限於資料，還無法明說，但止合三的不同表現是肯定的，一種屬支微入虞，一種則否。

對於現代方言裡的支微入虞，我們不贊成簡單的「換位說」，也不能同意 *uei/iuei > ui > y 之類音變過程的假設。如果 [y] 之前的音變階段為 [ui]，如何解

³⁶ 明蘭廷秀 (1397-1470)《韻略易通》將「呼模」和「居魚」兩韻分開，似乎表明已有 [u]、[y] 之別了。

釋虞韻（包括和虞韻合併的魚韻）的讀音呢？虞韻在歷史文獻（如日譯吳音、朝鮮漢字音、日譯漢音、漢越音等）和現代方言裡都找不到讀 [ui] 的材料，故而止合三、虞韻的合併只可能在 [iu]（或 [y]）階段。因此，止合三、蟹合三四讀入虞韻所反映的音變過程是： $*iuei > iui > iu$ （丟失 [i] 韻尾） $> y$ ，虞韻是： $*iu > y$ 。

《切韻》以後的漢語史文獻中灰泰韻都讀洪音，宋初韻圖已與蟹合三四、止合三同圖，音值近於 [uei/ui]。通泰、晉、贛、徽、閩北方言的支微入虞還包括了蟹合一灰或泰韻字，需要作出解釋。如果蟹止攝合口字讀 [uei/ui]，將無法與虞韻 [iu] 發生合併。因此，我們主張區分漢語史上蟹止攝合口字的兩種不同的演變方向：

1. 傳統的漢語史文獻所記錄的北方某個（或某些）漢語為一類，該類方言到了唐末宋初的韻圖時代，其蟹合一、三、四等與止合三字混併為 $*uei$ ，魚虞韻也合為遇合三讀 $*iu$ ，到了元代《中原音韻》，分別變作「支微韻」和「魚模韻」，兩類互不干涉，這類方言沒有支微入虞，現代粵方言基本上也屬此類。

2. 唐五代西北方音、早期某個北方官話、大部分南方方言屬於另一類，該類方言的止合三、蟹合三四、蟹合一在不同程度上讀入虞韻，即所謂的「支微入虞」。其蟹止合口三四等字的演變規律為： $*iuei > iui > iu > y$ ，蟹合一的演變規律為： $*uei > yei > yi > y$ 。

三四等字的變化不難理解，介音、韻尾之間發生異化 (dissimilation)，要麼介音消失變成 [ui]，要麼韻尾消失變成 [iu]。中古佳韻字在現代北京話有的讀 [ia] 或 [ie]（佳街），有的讀 [ai]（牌矮），也是介音 [i] 或韻尾 [i] 失落的不同結果。蟹合一由洪音變為細音，則要作一番考察。從音理上講，這種音變有點類似於印歐語的 umlaut（我們稱其作「元音隔音同化」）。其音系規則可描寫為 (King 1969:40)：

$$V \rightarrow [-back] / _C1[-consonantal, +high, -back]$$

即如果某個音段為輔音（一個或以上）加前高元音（或滑音），那麼輔音前的元音將發生前化，例如 [u] 在輔音後的 [i] 或 [j] 的影響下變成 [y]。前英語的「鍍金」 $^{*}guldjan$ 、「老鼠_{複數}」 $^{*}mu:si$ 分別變作了古英語的 [gyldan]、[my:s]，就是這類音變。漢語與印歐語的區別在於，後者是輔音隔開兩類元音，而前者是三個元音同現，即韻尾的 [-back] 特徵同化介音 [u]，使其失去 [+back] 特徵而發生前化變為 [y]。何以得知現代方言讀入虞韻的蟹合一 [y] 之前會有 [yei] 的階段呢？下面看具有支微入虞層的方言（侯精一、溫端政 1993，顧黔 2001，平田昌司 1998，顏森 1993，北京大學 2003）：

〈表 14〉幾種漢語方言蟹止攝合口字的讀音比較

		聞喜	南通	東台	姜堰	黟縣	黎川	建甌
醉	止合三	tçy ⁵	tçjy ⁵ /tçye ⁵	tçy ⁵	tçy ⁵ /tçyəi ⁵	tçyei ⁵	tçy ⁵	tçy ⁵
跪	止合三	khyei ⁵	khue ⁶	khuei ¹	khuəi ¹	tçhyei ³	khui ³	ky ⁶
類	止合三	lyei ⁵	le ⁶	ny ⁵	ny ⁵ /nuəi ⁵	luei ⁶	ty ⁶	ly ⁵
胃	止合三	uei ⁵	ve ⁵	uei ⁵	vəi ⁵	vəi ⁵	ui ⁶	y ⁶
歲	蟹合三	suei ⁵	çjy ⁵ /çye ⁵	çy ⁵ /çyei ⁵	çy ⁵ /çyəi ⁵	çyei ⁵	çy ⁵	xye ⁵ /sy ⁵
桂	蟹合四	kyei ⁵	kue ⁵	kuei ⁵	kuəi ⁵	tçyei ⁵	kui ⁵	ky ⁵
堆	蟹合一	tyei ¹	te ¹	tçy ¹ /tuei ¹	ty ¹ /tuəi ¹	tuaui ¹	ty ¹	to ¹
灰	蟹合一	xyei ¹	xue ¹	xuei ¹	xuəi ¹	xuaui ¹	foi ¹	xo ¹
雷	蟹合一	lyei ²	le ²	ny ²	ny ²	luau ²	ly ² /leu ²	so ⁵ /lo ⁵
最	蟹合一	tsuei ⁵	tçye ⁵	tçy ⁵ /tçyei ¹	tçy ⁵ /tçyəi ⁵	tʃuaui ⁵	tçy ⁵	tsue ⁸

上表所列爲蟹合一參與支微入虞的晉、通泰、贛、徽、閩方言，比較灰泰韻的讀音後可以發現，聞喜、南通、東台、姜堰幾處方言的灰泰韻除了有和虞韻同韻的白讀 [y]，還有一個 [yei]、[yəi] 之類的讀音層，與北方官話灰泰韻 [uəi]、[uei] 之類的表現迥異，[yei] 不可能借自權威方言，因爲權威方言不讀這類韻母，因此它和 [y] 一樣，是本地方言內部演變的產物。黟縣方言「最」字的聲母爲 [tʃ]，雖然韻母爲洪音韻，但可能是灰泰韻細音化的萌芽，因爲舌葉音 [tʃ] 與細音韻相拼爲常，它與後接韻母之間很容易滋生 [j] 或 [i]。黎川「雷」讀 [eu] 韵，這種細音韻的讀法是灰韻字由洪變細的表徵。建甌「最」的 [uə] 也是一種中間階段，它有可能是本方言「歲」字 [yə] 韵的前身，最後和三等韻一同變爲 [y]。

蟹合一字的支微入虞作爲一種結構性變化，必然呈現起始、過渡、定型等不同階段，起始爲未變的形式 [uei]，中間可能是 [uəi]、[ui] 等，也可能是 [yei]、[yəi]，後者可能最終變爲 [yi]、[y]，於是和虞韻合併。前文已經提到，通泰、晉、贛方言的有些次方言將蟹合一入虞的字讀作顎化音 [tç]，也能說明灰（泰）韻的韻母已由洪變細，否則不具有發生聲母顎化音變的條件。

需要注意，在支微入虞的進程中，蟹合一是最後併入的韻類，這一點上文已經強調。蟹合三四和止合三與虞韻的合併可能在 [iu] 階段，³⁷ 也可能在 [y] 階段；但是蟹合一大概不可能是在讀 [iu] 的階段併入，因爲灰泰韻在漢語方言中看

³⁷ 在有些聲母後面還可能是 [u]，比如山西聞喜、臨猗方言的部分章組字念唇齒塞擦音、擦音聲母 [pf pfh f]，如「水睡」都念 [fu]，遇合三字「輸書」也念 [fu]。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止合三字入虞，藏文對音也寫作 [u]。

不到這種音值變化，反而可能是由 [uei] 向 [y] 的變化過程中，經歷了 [yei] 的中間階段，最後定型於 [y] 且與虞韻合併，這一點和支微入虞在轄字韻類層面的蘊涵關係若合符節。

3.3 從支微入虞看方言早期關係

晉、通泰、贛三大方言屬於同一類型，即止合三、蟹合三四、蟹合一都在支微入虞之列，這種一致的創新，是否可以作為考察三者早期關係的指標，頗值得深究。以前學界從中古全濁塞、塞擦音在晉、通泰、贛、客方言中不論平仄皆讀送氣音，由此提出這些方言可能同出一源，從文獻記載、移民等材料也能發現些許蛛絲馬跡（魯國堯 1994）。但僅憑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一點，似乎不一定能證明這種假設。因為「類型上的相同，有可能但未必就等於來源上的相同」（何大安 1988:100）。如果發現更多的類似於支微入虞的共同創新，或許可以對此論題有一些推進。

就支微入虞而言，客方言比贛方言顯得保守。前文已經指出，蟹合一入虞不是每個大方言都具備的；從該音變形成的次序來看，也是蟹合一最後併入。因此，客、贛方言的該音變都是各自獨立發展的，與「客贛同源」大概無涉。

如果將閩方言視作一個整體，那麼在支微入虞的問題上，閩方言各次方言的差異十分明顯，除了閩北，該音變在其他閩方言都只有零星的反映，而閩北方言內部高度一致，而且所轄韻類、聲類都很豐富。如果做早期方言的構擬，可以為共同閩北方言構擬支微入虞，卻無法追溯至「共同閩語」的階段，支微入虞也可以作為區分閩北和非閩北方言的標準之一；同樣地，江蘇、安徽境內的江淮官話在該音變上也截然不同，其中想必牽涉語言演變上的地理因素，還可能需要考慮方言形成的不同歷史背景。

學界認為，「徽語的底子是吳語，從吳語中分化的年代可能晚至明末」（游汝杰 2000:104），同時又鑒於吳、老湘方言之間有不少平行的音韻演變，因此提出「吳湘一體」的看法（陳立中 2004，王福堂 2005:17-18）。從音系的結構性變化來看，合併的韻類越多，相對年代越晚，反之越早。因為語音演變需要時間，如果合併的韻類越多，理論上所需的時間應該越長；當然這只是個邏輯上的可能，針對具體韻類，分析時還需借助其他判斷標準。就支微入虞而言，老湘方言除了止合三，只有祭韻參與，吳方言有祭齊兩韻，徽方言有祭齊和灰三韻，因此其相對年代可按「老湘 → 吳 → 徽」來排列。三者在韻類分合上的差異，說明支微入虞格局的形成在三種方言分化以後，各有獨立的後續演變。如果說吳、徽、老湘

都來自同個早期方言，那麼其共同階段可能已有支微入虞了，只是所轄的韻類只有支脂微，或許還包括祭韻，因為這四韻是三個方言所共有的。

丁邦新(1982:258)曾提議「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就本文討論的支微入虞而言，屬於《切韻》以後晚起的創新演變，可以作為大方言底下的次方言分類的條件，例如用來區分閩語底下的閩北與非閩北方言，以及早期可能同源的老湘、吳、徽方言。

不過，韻類合併固然屬於音韻創新，但如果合併以後的結構在後世演變中又出現分化，這樣形成的創新就無法作為判定方言早期關係的標準。好在此處討論的支微入虞，是具有嚴格的類型蘊涵關係的音變，其韻類合併是按照「止合三 → 蟹合三四 → 蟹合一」的次序來的。³⁸ 吳、老湘、徽三大方言都有支脂微祭參與音變，而不是支脂微灰（泰），是因為該音變是呈階段性的，有規律可循。該音變可能會中斷，比如入虞的韻類到止合三、蟹合三四為止（如吳、老湘），也可能包括蟹合一（如徽、通泰、閩北）。蟹合三在各大方言本來就都入虞韻，因此無法說早期有，中間消失了，後來又入虞了，所以吳、徽、老湘方言的共同階段的支微入虞至少應包括支脂微祭。但無法肯定的是，那些目前沒有灰（泰）讀入虞韻的方言，是至今尚未產生，還是早期曾經有過，後來又消失了，畢竟從分到合再到分的「回頭演變」是可能存在的（何大安 1988:35-37）；我們只能說如果發生支微入虞，蟹合一必定最晚併入。

4. 小結

本文主要圍繞「支微入虞」展開討論。第一，全面分析了現代方言中該音變的分布，包括各大方言裡屬於該音韻層次的例字來自中古哪些韻類，聲母類型在共時平面的具體表現為何。第二，在此基礎上探討支微入虞作為一種結構性變化，它在中古韻類、聲母類型兩個層面所體現出的蘊涵關係。第三，從文白異讀的角度說明漢語方言支微入虞的性質，同時討論不同韻類是如何發生支微入虞這一音變的。此外，還簡單討論了支微入虞對於認識方言早期關係的意義及其局限性。底下列出幾點結論：

³⁸ 至於齊韻，由於常用字少，只能與祭韻兩者取其一來討論。灰或泰韻，兩者也只能擇其一來討論，因為不少南方方言灰、泰二韻有不同的演變規律，亦即灰泰有別；灰、泰都入虞韻的，前提是灰、泰已經合併了。

一、支微入虞作為《切韻》以後的創新音變，目前分布於吳、老湘、徽、通泰、贛、客、閩、晉以及中原官話、西南官話等方言。

二、支微入虞在轄字韻類和聲母類型上都體現出蘊涵關係。韻類層面，以「止合三（支脂微）→蟹合三四（祭廢齊）→蟹合一（灰泰）」的次序；聲母層面，漸次按照「喉音(O)、舌尖前/舌面前/舌面中/翹舌/舌葉音(C)→舌尖中音(T)→舌根音(K)→唇音(P)」的階段推進，與聲母的調音部位密切相關。韻類合併是音系結構層面的蘊涵關係，不同聲母輔音分階段參與音變，則體現了語音學層面的蘊涵關係。

三、支微入虞在絕大多數方言裡都是內部音系的結構性變化所致，與權威方言的影響無關；某些贛方言、閩北方言等也能看到屬於文讀層的支微入虞，需要仔細辨別。

四、從音變過程來看，需要區分蟹合一與蟹合三四、止合三兩類不同性質的支微入虞，止合三、蟹合三四丟失 [i] 韵尾後入虞，可描述為： $*iuei/iui > iu > y$ 。蟹合一則由洪音變為細音，可描述為 $*uei/ui > yei > yi > y$ 。蟹合一的這種變化音理上可以用「隔音同化」來解釋，現實方言裡也能找到蟹合一讀 [yei]、[yəi] 之類的中間階段。不少方言入虞的蟹合一舌齒音聲母字讀 [tç]，說明其聲母的後接元音具有 [+前]、[+高] 的特徵，可見灰（泰）韻已經由洪音變作細音。蟹止攝三四等在 [iu]、[y] 早晚兩個階段都可以入虞，但蟹合一只能在 [y] 的階段入虞，這從另個角度說明蟹合一相對於蟹止攝合三四來說，更晚與虞韻合併，符合該音變在韻類層面的蘊涵關係。

五、支微入虞作為一種創新音變，可以此為側面來觀察方言間的早期關係，按照丁邦新先生用不同時代的條件進行方言分區的方案，支微入虞也可以作為方言分區的參考條件之一，比如贛、通泰、晉方言之間，客、贛方言之間，吳、老湘、徽方言之間等等。對於止合三、蟹合三四、蟹合一都參與音變的方言（如贛、通泰、晉），可以作為共同創新來討論，但在對於部分韻類參與音變的方言之間的關係（如吳、老湘、徽），則需要考慮到合併以後再分化的可能，雖然「分→合→分」式的回頭演變很罕見，但邏輯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只能憑止蟹合三來判定共同創新的意義，至於蟹合一，併入最晚，而且不見於所有現代方言，只能作為參考。

引用文獻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1993. *Binhokugo Shoukei hougen douon jihyou* 閩北語松溪方言同音字表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Songxi dialect in Northern Min]. *Kaipian* 開篇 [Opening] 11:51-67. Tokyo: Kohbun.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1. *Wuyu Jiangshan Guangfeng Fangyan Yanjiu* 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 [*A Study of Jiangshan and Guangfeng Wu Dialects*]. Matsuyama: Comprehensive Policy Making Course, Faculty of Law and Letters, Ehime University.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8. *Minbei qu San Xianshi Fangyan Yanjiu*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Studies on Northern Min Dialects: Shipi, Zhenqian, and Dikou*].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0. *Mindongqu Funingpian Si Xianshi Fangyan Yinyun Yanjiu*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Four Dialects in Funing Subgroup, Eastern Min*].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Rixin Zhao (趙日新), Itsuku Ota (太田齋), and Zhenggang Wang (王正剛). 2002. *Wuyu Lanxi Dongyang Fangyan Diaocha Baogao* 吳語蘭溪東陽方言調查報告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Lanxi and Dongyang Wu Dialects*]. Kobe: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ies,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Bao, Mingwei (鮑明輝), and Jun Wang (王均). (eds.) 2002. *Nantong Diqu Fangyan Yanjiu* 南通地區方言研究 [*A Study of Nantong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Cai, Rong (蔡嶸). 1999. *Zhejiang Yueqing fangyan yinxi* 浙江樂清方言音系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Yueqing dialect in Zhejiang].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9.4:266-276.
- Cao, Zhiyun (曹志耘). 1996. *Yanzhou Fangyan Yanjiu* 嚴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Yanzhou Dialect*]. Tokyo: Kohbun.
- Cao, Zhiyun (曹志耘). 2002. *Nanbu Wuyu Yuyin Yanjiu*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 [*The Phonological Studies of Southern Wu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Itsuku Ota (太田齋), and Rixin Zhao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A Study of Chuqu Wu Dialect*]. Tokyo: Kohbun.
- Cao, Xiaoyan (曹曉燕). 2003. *Wuxi Fangyan Yanjiu* 無錫方言研究 [*A Study of Wuxi Dialect*]. Soochow: Soochow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ang, Kuang-yu (張光宇). 1993. *Wu Min fangyan guanxi shilun* 吳閩方言關係試論 [The tentative remar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 and Min dialects].

-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3.3:161-170.
- Chang, Kuang-yu (張光宇). 1996. *Min Ke Fangyan Shi Gao* 閩客方言史稿 [Draft History of Min and Hakka Dialec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Chang, Kuang-yu (張光宇). 2006. Hanyu fangyan hekou jieyin xiaoshi de jieduanxing 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 [Phases of the medial u los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6.4: 346-358.
- Chang, Kun (張琨). 1985. Lun Wuyu fangyan 論吳語方言 [On Wu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6.2:215-260.
- Chang, Kun (張琨). 1992. Hanyu fangyan zhong de jizhong yinyun xianxiang 漢語方言中的幾種音韻現象 [Some phonological phenomena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2.4:253-259.
- Chen, Changyi (陳昌儀). 1991. *Gan Fangyan Gaiyao*贛方言概要 [Outline of the Gan Dialects].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 Chen, Chengrong (陳承融). 1979. Pingyang fangyan jilue 平陽方言記略 [A sketch of Pingya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79.1:47-74.
- Chen, Hui (陳暉). 2006. *Xiang Fangyan Yuyin Yanjiu* 湘方言語音研究 [The Phonological Studies of Xiang Dialects].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Chen, Lizhong (陳立中). 2004. *Xiangyu yu Wuyu Yinyun Bijiao Yanjiu* 湘語與吳語音韻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Phonology between Xiang and Wu Dialect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87. *Nanhui Yinxi* 南匯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Nanhai Dialec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90. *Yinxian fangyan tongyin zihui* 鄭縣方言同音字彙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Yinxi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0.1: 32-41.
- Dai, Zhaoming (戴昭銘). 2006. *Tiantai Fangyan Yanjiu* 天台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iantai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onglu Gazetteer, and Beijing Normal College. (eds.) 1992. *Tonglu Fangyanzhi* 桐廬方言志 [A Survey of Tonglu Dialec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Fang, Songxi (方松熹). 1993. *Zhoushan Fangyan Yanjiu* 舟山方言研究 [A Study of Zhoushan Dialec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Fang, Songxi (方松熹). 2000. *Yiwu Fangyan Yanjiu* 義烏方言研究 [A Study of Yiwu Dialect]. Hangzhou: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 Publication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 Fu, Guotong (傅國通). 1990. *Wuyihua de tongyin zihui* 武義話的同音字彙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Wuyi dialect]. *Fangyan Conggao* 方言叢稿 [Essays on Chinese Dialects], 215-23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Fu, Guotong (傅國通), Songxi Fang (方松熹), Yongfei Cai (蔡勇飛), Shijie Bao (鮑士杰), and Zuozhi Fu (傅佐之). 1985. *Zhejiang Wu Yu Fenqu* 浙江吳語分區 [Subgrouping of Wu Dialects in Zhejiang]. Hangzhou: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ociety in Zhejiang &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Dialects, Educational Division in Zhejiang.
- Furuya, Akihiro (古屋昭弘). 1982. *Dokyoku Shuti ni miru mei mi no gohouon* 「度曲須知」に見る明末の吳方言 [The phonology of Wu dialects revealed in *Duqu Xuzhi* in the late Min Dynasty]. *Th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y of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56:65-82.
- Geng, Zhensheng (耿振生). 1993. *Shiba shiji de Jingxi fangyin: jieshao Jing Yin Yun Hui* 十八世紀的荆溪方言：介紹《荆音韻匯》[Jingxi dialec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troduction to *Jing Yin Yun Hui*].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18:195-22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Gu, Qian (顧黔). 2001. *Tongtai Fangyan Yinyun Yanjiu*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Tongtai Dialect].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Higuchi, Yasushi (樋口靖). 1991. *Hukken Hojou hougen no gairyaku* 福建浦城方言の概略 [Outline of the Pucheng dialect in Fujian]. *筑波中國文化論叢* [Tsukuba Sinological Studies] 11:1-85.
- Hirata, Shoji (平田昌司). (ed.) 1998. *Huizhou Fangyan Yanjiu* 徽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Huizhou Dialect]. Tokyo: Kohbun.
- Ho, Dah-an (何大安). 1988. *Guilü yu Fangxiang: Bianqian zhong de Yinyun Jiegou*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 [Rules and Directions: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honolog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Hou, Jingyi (侯精一), and Duanzheng Wen (溫端政). 1993. *Shanxi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aogao*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Shanxi Dialects]. Taiyuan: Shanxi Colleges Union Press.
- Hsieh, Yun-fei (謝雲飛). 1991. *Lishui fangyan yu Minnan fangyan de shengyun bijiao yanjiu* 麗水方言與閩南方言的聲韻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phonological studies between Lishui dialect and Southern Min dialects]. *Shengyun Luncong* 聲韻論叢 [Chinese Phonology] 3:333-380. Taipei: Student Book.
- Hsieh, Yun-fei (謝雲飛). 1994. *Songyang fangyan de yinwei* 松陽方言的音位 [The phoneme of the Songyang dialect].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ournal* 86: 1-39.
- Huang, Xiaodong (黃曉東). 2007. *Zhejiang Linhai fangyan yinxi* 浙江臨海方言音系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Linhai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7.1:35-51.
- King, Robert D. 196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Gramma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Ladefoged, Peter, and Keith Johnson. 2011. *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ition). Boston: Wadsworth.
- Lan, Xiaoling (藍小玲). 1999. *Minxi Kejia Fangyan* 閩西客家方言 [The Hakka Dialects of Western Min].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1. *Fujian Xianshi Fangyanzhi Shier Zhong*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The Twelve Dialects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and Song Hing Chang (張雙慶). (eds.) 1992. *Ke G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A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Kejia and Gan Dialects].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Li, Xinkui (李新魁). 1991. *Zhongguyin* 中古音 [The Phonology of Middle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n, Qingshu (林清書). 2004. *Wuping Fangyan Yanjiu* 武平方言研究 [A Study of Wuping Dialect]. Fuzhou: Strait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Liu, Lunxin (劉綸鑫). (ed.) 1999. *Ke Gan Fangyan Bijiao Yanjiu*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akka and Gan Dialect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iu, Xunning (劉勣寧). 2005. Yige Zhongyuan Guanhua zhong cengjing cunzai guo de yuyin cengci 一個中原官話中曾經存在過的語音層次 [A phonological stratum once existed in Mandarin of the central plains].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2005.1:49-52.
- Lu, Guoyao (魯國堯). 1994. Ke, Gan, Tongtai fangyan yuan yu Nanchao tongyu shuo 客、贛、通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 [The viewpoint that Hakka, Gan and Tongtai dialects originated from Koin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Lu Guoyao Zixuanji* 魯國堯自選集 [Selected Papers of Lu Guoyao], 66-80. Zhengzhou: Henan Education Press.
- Lu, Jinyuan (盧今元). 2007. *Lüsi Fangyan Yanjiu* 呂四方言研究 [A Study of Lüsi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Luo, Changpei (羅常培). 1933. *Tang Wudai Xibei Fangyin* 唐五代西北方音 [The Northwestern Dialect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hanghai: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Ota, Itsuku (太田齋). 2004. Jinyun fangyan yinxì 繕雲方言音系 [The phonology of Jinyun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58:95-132.
- Pan, Yaowu (潘耀武). 1990. *Qingxu Fangyanzhi* 清徐方言志 [A Survey of Qingxu Dialect]. Taiyuan: Shanxi Colleges Union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s.) 2003. *Hanyu Fangyin Zihui* 漢語方音字彙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Chinese Dialects] (2n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1992. *Dangdai Wuyu Yanjiu* 當代吳語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u Dialect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Qian, Zengyi (錢曾怡). 2003. Changlehua yinxì 長樂話音系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Changde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3.4: 299-313.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2008. *Jin Fangyan Yuyinshi Yanjiu* 晉方言語音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Jin Dialec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Shi, Rujie (石汝杰). 1985. *Chuansha Yinxi* 川沙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Chuansha Dialec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MA thesis.
- Sun, Yizhi (孫宜志). 2007. *Jiangxi Gan Fangyan Yuyin Yanjiu* 江西贛方言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Gan Dialects in Jiangxi*].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Tang, Zhenzhu (湯珍珠), and Zhongmin Chen (陳忠敏). 1993. *Jiading Fangyan Yanjiu* 嘉定方言研究 [*A Study of Jiading Dialec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 Hanyu fangyan qufen de tiaojian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 [Phonological features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1-2:257-273.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2003. *Yibainian Qian de Suzhouhua*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 [The Suzhou Dial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Wang, Futang (王福堂). 2005.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Phonological Evolution and Strata in Chinese Dialect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Wang, Futang (王福堂). 2008. Shaoxing fangyan tongyin zihui 紹興方言同音字彙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Dongtoudai dialect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8.1:1-17.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6. Cengci yu yanbian jieduan: Suzhouhua wen bai yidu xiceng nice san li 層次與演變階段：蘇州話文白異讀析層擬測三例 [Stratum vs. stage: three reconstructions in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strata of the Suzhou dialec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1:63-86.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10. Yanbian de jie yu diezhi de ceng: zai lun danxitong zongxiang yanbian yu yixitong hengxiang jiechu de benzhi qubie yu bici jiaocha 演變的階與疊置的層：再論單系統縱向演變與異系統橫向接觸的本質區別與彼此交叉 [Stage and stratum: another look o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and cross between the homogeneous longitudinal evolution and the heterogeneous lateral conta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Conferenc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ociety,

- August 1-3, 2010. Hoheho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 Wang, Junhu (王軍虎). 2004. Jin Shan Gan fangyan de “zhi wei ru yu” xianxiang he Tang Wudai xibei fangyin 晉陝甘方言的「支微入魚」現象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The merger of the *Zhi* and *Wei* rhymes into *Yu* in the dialects of Shanxi, Shaanxi and Gansu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rthwestern dialects during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4.3:267-271.
- Wang, Weimin (王爲民). 2011. “Zhi wei ru yu” de yanbian moshi ji qi zai Jin fangyan zhong de biaoxian 「支微入魚」的演變模式及其在晉方言中的表現 [The evolving patterns of *Zhi/Wei* (支微) convergence into *Yu* (魚) and its representations in the Jin dialect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11.6: 640-650.
-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 Xu, Baohua (許寶華), and Zhenzhu Tang (湯珍珠). (eds.) 1988. *Shanghai Shiqu Fangyanzhi* 上海市區方言志 [*A Survey of the Shanghai Urban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Xu, Yue (徐越). 2005. Jiashan fangyan yinxì 嘉善方言音系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Jiashan dialect]. *Wuyu Yanjiu: Disanjie Guoji Wu 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吳語研究：第三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tudies of Wu Dialects: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u Dialects*], 104-115.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Yan, Sen (顏森). 1993. *Lichuan Fangyan Yanjiu* 黎川方言研究 [*A Study of Lichuan Dialec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Yan, Yiming (顏逸明). 2000. *Zhenan Ouyu* 浙南甌語 [*Ou Dialects in the South of Zhejia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Naisi (楊耐思). 1981. *Zhongyuan Yinyun Yinxì* 中原音韻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Zhongyuan Yinyu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Ye, Xiangling (葉祥苓). 1988a. *Suzhou Fangyanzhi* 蘇州方言志 [*A Survey of Suzhou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Ye, Xiangling (葉祥苓). 1988b. Suzhou fangyan zhong de wen bai yidu 蘇州方言中的文白異讀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Suzhou dialect]. *Wuyu Luncong* 吳語論叢 [*Essays on Wu Dialects*], 18-2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Ye, Xiangling (葉祥苓), and Zongjun Guo (郭宗俊). 1991. Yixing fangyan tongyin zihui 宜興方言同音字彙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Yixi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1.2:88-98.
- You, Rujie (游汝杰). 2000. *Hanyu Fangyanxue Daolun* 漢語方言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Dialectology*] (2n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Yu, Guangzhong (俞光中). 1988. Jiaxing fangyan tongyin zihui 嘉興方言同音字彙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Jiaxi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8.3: 195-208.
- Zhang, Yuanqian (張源潛). 2003. *Songjiang Fangyanzhi* 松江方言志 [A Survey of Songjiang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Jie (張潔). 1997. Xiaoshan fangyan tongyin zihui 蕭山方言同音字彙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Xiaosh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7.2:138-150.
- Zheng, Wei (鄭偉). 2011. Wuyu yinyunshi zhong baiduyin de baoshou yu chuangxin 吳語音韻史中白讀音的保守與創新 [The conservatism and innovation of vernacular layer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Wu dialect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11.1:21-32.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2008. *Wenzhou Fangyanzhi* 溫州方言志 [A Survey of Wenzhou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and Yiyun Ouyang (歐陽憶耘). 1998. *Xiamen Fangyan Yanjiu* 廈門方言研究 [A Study of Amoy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ou, Zumō (周祖謨). 1993. Dunhuang bianwen yu Tangdai yuyin 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 [Transformation texts excavated from Dunhuang and the phonology in the Tang Dynasty]. *Zhou Zumō Xueshu Lunzhu Zixuanji* 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Zhou Zumō], 328-355. Beijing: Beijing Normal College Press.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2004. Hanyu yuanyin de gaoding chuwei 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 [Sound changes of high vowel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4.5:440-451.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2010. *Yuyinxue* 語音學 [Phone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Received 30 September 2011; revised 2 March 2012; accepted 24 April 2012]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00 Guilin Road
Shanghai 200234, China
zhengweifudan@gmail.com

Zhi (支) and Wei (微) Convergence into Yu (虞) and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Wei Zhe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Division, EISU*

The phenomenon ‘Zhi (支) and Wei (微) convergence into Yu (虞)’ is a well-explored topic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modern dialects and an analysis of strata of dialects based on the materi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implication of this kind of sound change. This paper discusses:

1. The detailed reflexes of ‘Zhi (支) and Wei (微) convergence into Yu (虞)’ among Wu, Hui, Tongtai, Old Xiang, Gan, Hakka, Northern Min, Jin, other southwestern and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s, New Xiang dialects, Central Min and Eastern Min.
2. The relative sequence of rhyme categories and the type of initial consonants involved into the sound change.
3. The nature of the sound change in light of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strata discrepancy and the different phonetic value produced when the related different rhyme categories belonging to Xie (蟹) and Zhi (止) groups converged into Yu (虞).
4. The earlier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kind of sound change.

Key words: *Zhi (支) and Wei (微) convergence into Yu (虞)*,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diachronic implication, nature of the sound change, modern dialects,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